



隨筆卷一

玄羽外編三十五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按史記黃帝元妃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乃黃帝八代孫顓頊之少子鯀鯀生文命文命卽禹也禹乃黃帝四代孫是舜禹皆昌意一支也黃帝次妃女節生玄囂玄囂生蟯極蟯極生帝嚳是爲高辛氏高辛氏有四妃元妃有郃氏姜嫄生后稷爲周人之祖次妃有娥氏生商爲商人之

祖三妃陳豐氏慶都生堯是爲陶唐四妃姬訾氏常儀生摯摯立爲天子九年而崩堯代之則是陶唐商周俱玄囂一支而堯亦爲黃帝四代孫與禹爲三從兄弟也但堯乃甲申生舜卽甲子僅前四十年而卽爲四代從祖舜極鯨而與禹年必長於禹矣而且爲四代之從孫窮蟬伯鯨同爲顓頊之子一則五傳而後有舜一則一傳而卽有禹堯舜禹同立一堂何所生之懸絕乎又曰堯姓伊祁氏因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而生堯故從母所居爲姓豈帝嚳妃后而有寄住民間之理或者誤以孫爲子耶如元愷

十六族皆高辛高陽之裔而卽云才子八人是其證也如云某某家之才子也然又有不可曉者舜以從孫而妻其祖姑鯨爲五代之從祖而爲舜所極稷爲嫡子長且賢聖乃不得立而立其末子摯摯先立過矣堯又立不以次不再過乎稷尙之才不在舜禹之下稷旣爲嚳之嫡子而堯之長兄丹朱之不肖稷尙之明德皆可配天兩兄擇一而讓之何爲不可而乃近捨親賢遠求側陋稷尙旣堯之昆弟當堯老舜攝之時計其年或在髦鬢期頤之外又越數十年而後爲虞廷之九官稷尙兄弟遠開商周一在五百年

外而有天下一在千年外而有天下周又自竄戎翟
二三百年既無史官又缺譜系而欲一一語之以爲
博近乎鑿矣孔子叙書斷自唐虞墳索之談存而不
論孟子亦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當代之典也且
曰吾取其二三冊况杳杳洪荒昌意玄囂之派能無
差謬牴牾而子長皆取而實之毋怪後人有疏略輕
信之譏也但當云舜禹是昌意之裔唐堯夏商是玄
囂之裔便足稱實錄不必曰某生某某生某而後謂
之博也已矣六經之後惟史遷繼獲麟而作予豈非
駁老成以伸臆見顧以後生讀書不可泥古亦欲爲

太史公忠臣耳

史稱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其技獨絕帝嘗封之
於鋤爲帝司射歷唐虞夏至帝相時恃其絕技執夏
國政徙於商丘爲讒臣寒浞所殺浞既襲有窮又滅
夏后因羿之室生子皋殪帝妃仍氏奔有仍生少康
奮而滅浞父子光復舊物嗣夏配天玄羽外史曰羿
受封於罍歷唐虞夏至於帝相始執夏政以時計之
近三百歲矣豈果得西王母不死之藥乎或月中之
娥未嘗竊之而奔乎不然何彎弧篡奪之雄而與商
彭周史同其算也羿妻既竊藥而奔浞又妻羿之妻

而生稟殪不知此妻又誰氏乎或者帝啓封之而誤以爲譽若啓封則二傳而至相猶爲近理予姑存之以待明者

太史公管蔡世家曰武王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十子同產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伯邑考先卒武王立克殷平天下封兄弟康叔冉季少皆未封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秉政封康叔於衛冉季于冉玄羽外史曰古史載文王婚媾在十四歲其年生伯邑考次年生武王凡十子

同母餘子出於旁媵者近百以太妣能均寵澤也故能篤生武周二聖計太妣之年或與文王不相上下文王百歲徂落武王九十克殷太妣或存或亡或在百歲內外女子生育未有過五十者康叔冉季雖少克殷之時必在耆艾之數而曰少未得封豈太史公未之思耶當云武王未受命日不暇給羣公有功者先封其未立功而地居懿親者皆未議也周公承文武之德推恩同氣始封康叔于衛冉季于冉如此便善太史公疏略此又一證也

唐虞叔者周武王子成王弟初武王夢天帝謂之曰

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次朝叔虞母進武王幸
之生子有文在手曰虞故遂命之曰虞成王與叔虞
戲翦桐葉爲圭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
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封虞于唐後爲晉玄羽外史
曰翦桐之戲柳子辨之詳矣據史稱虞未生有夢自
天旣生有文在手將必國史書之天下傳之明哉叔
虞之有唐也而焉用史佚之成其戲乎或時叔虞將
封未封之時成王姑調其弱弟而爲之戲史佚在旁
卽勸速行其禮不欲萬乘之尊有無稽之戲也若叔

虞不當有唐而史佚以爲市成王輕於聽恐非盛世
君臣所爲而况秉國之鈞乃元聖周公肯令非常之
典決於立談之間乎

楚先祖出自軒轅有重黎者帝顓頊之孫爲帝嚳火
正有大功能光融天下帝命曰祝融弟吳回代之吳
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皆坼副而生長曰昆吾爲衛
次曰參胡爲韓三曰彭祖封於大彭卽彭城四曰會
人爲鄭五曰曹姓爲邾六曰季連爲楚姓芊氏有鬻
熊者爲周文王師成王封其孫熊繹世有荆楚東遷
之後楚子蚡冒始稱王楚於是大玄羽外史曰陸終

六子皆坼副而生世儒多疑之晉干寶云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至引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而兒亦不聞貴顯蓋近事之驗也余謂女修坼背而生禹簡狄剖胷而生高玄妙左坼而生伯陽摩耶右坼而生瞿曇俱載往籍大都神聖之生與凡庶別此理之常而腐儒往往以耳目所覩記爲質殊可發笑然干寶所記汝南屈氏者屈姓亦楚之後豈非常之事固有種類所謂公侯千載必復其始乎不可得而知

矣

周幽王立三川震太史伯陽曰周將亡矣地震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周若二代之季矣夫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褒姒欲廢申后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旣而申后太子俱廢立褒姒子伯服申伯以犬戎攻宗周弑幽王虜褒姒故太子立爲平王東遷維邑玄羽外史曰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

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大都陽九百六循環遞互花甲難乎一周未有進至四周而太平無事者我朝之盛其萬世一時乎

太史儋又於周烈王二年西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者出焉儋聃同音字伯陽卽老子厲王之時已爲周太史至是四百餘年知天下必合於秦乃西見獻公論周秦分合之數而因洩始皇混合之後必有霸王者出解者

俱以霸王指始皇玄羽外史曰秦至始皇已合所未合惟楚至二十四年王翦破楚虜其王天下始一家後十七年爲二世三年劉項入關一霸王應期而至解者孟浪殊可笑也按佛生於周昭王時入滅於周宣王時老子以周厲王始爲周太史四百餘年而後入秦出函關渡流沙莫知所往計其出關之時佛滅已四百餘載而道經乃云西化佛釋迦文不知佛滅旣久將誰化耶凡不考史傳而信筆妄作者往往類此

秦穆公聞百里奚之賢已見虜于晉乃因求婚于晉

而訪之晉人以奚爲勝臣奚耻之亡走于宛楚之鄙
人執之繆公又恐楚人知而用之乃以五羊皮贖焉
旣得而大說與語三日授以國政奚得政之始首薦
蹇叔以爲弗如繆公亟召蹇叔以爲上大夫與奚同
聽政繆公有殺之役奚蹇皆諫公不能從遂敗赦孟
明而自悔曰吾不謀之黃髮皤皤以至於此於明等
何尤及收後效大敗晉師乃封殺尸而發哀作秦誓
以記其過一見由余憂形於色必得其用而後已玄
羽外史曰五霸莫盛於秦繆哉孔子小管仲而譎晉
文收秦誓以續尚書此其意有所獨注大抵求賢自

輔改過不吝乃三王之所由興者夷考繆公之時百
里奚以囚纍進由余以戎虜登丕豹公孫支以亡俘
顯蹇叔以側微入羣策彙征而願治之主轉圜而受
之質之阿衡之鼎爰立之築磻谿之釣海濱之販如
出一律比諸以管子存歿爲廢興而襲先世餘烈以
自奮者何可同日而語故曰五霸莫盛於秦繆

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爲
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年八九十
色媚不減於十七八時陳靈公與諸大夫共淫之徵
舒憤而弑靈公楚莊王與師問罪告陳曰無驚吾誅

徵舒而已已而誅徵舒縣陳國羣臣畢賀申叔使齊
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
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
徵舒爲賊以義伐之因而利之則何以令於天下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孔子讀史
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玄
羽外史曰莊王其近於王者之師乎伐鄭入之矣因
鄭伯之服而退三舍伐陳有之矣因申叔一言而復
其子午謂春秋無義戰者有所激之言也賢哉申叔
得國而勸其君返之後世無此事矣范雎告秦王曰

曰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益見申叔之

賢哉

孔子晚年好易讀之至於韋編三絕乃作十翼以輔
之翼者羽翼也一曰上彖下象文王既繇六十四卦
孔子以上象彖卦辭下象象爻辭象猶斷也上象下
象萬物之體各有形象孔子以上象象卦辭下象象
爻辭所以釋此卦之象也上繫下繫繫屬此辭于爻
象之下如綱系之義也序卦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
序其相次之義也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
所爲也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也文言者贊明
易中乾坤二卦經文之言也六經之學聖人獨用心

于易合之則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序卦說
卦雜卦文言乃稱十易之爲道非得此十以輔翼之
亦不能大明于世矣

齊威王聞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之語遂罷長
夜之飲予因記優孟優旃所以悟秦楚之君者昔楚
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
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子果貧困負薪逢
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見君
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

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相之孟請
與婦計之三日後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
無爲楚相如孫叔敖盡忠爲廉子無立錐之地貧困
負薪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莊王寤封叔敖子以四
百戶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
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逐之足矣始皇笑而止
玄羽外史曰威王輟長夜之飲髡固辨士之雄所優
爲者不足詫也至楚莊立賢相之後秦皇止廣苑之
謀此兩事亦大關社稷生民而二優人則瑣瑣弄臣

哉輔弼忠諫之士欲言而未能者顧於游戲播弄中
彈唇鼓舌捷若轉圜此谿徑迥絕楓宸之右矣無亦
大智大辨而隱於伶官者乎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蘇秦合六國爲從以拒秦而
張儀得志盡破蘇秦之從特未及殺其身耳孫臏龐
涓亦同學於鬼谷涓自以不如臏折其足而黥之涓
爲魏將臏用於齊卒殺龐涓於馬陵覆其軍虜魏太
子而臏以此顯名天下韓非亦與李斯同學斯嘗以
不如非而忌之及非入秦斯先尊寵用事矣非竟以
讒下獄爲斯所毒嗟哉何戰國之世刻薄之風一至

于此乎同門之友反面相戕吾想唐虞都俞杏壇絃
誦之風至是無秋毫在矣可爲一慨

太史公嘗有問云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
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
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後魏文帝亦以此三不欺
問羣臣鍾繇華歆王朗等以任德不任刑之說對意
在優單父而劣鄴彼謂不忍與不敢不可同日語也
不知西門投巫之後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漢
興長吏欲合三渠爲一橋鄴父老不肯聽曰西門君
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遂止玄羽外史曰此

非不敢欺之民三百年後化而爲不忍欺哉魏文三
臣不見此舉乎鄴治殊未可少之矣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
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
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
鄲姬陰以呂氏易嬴氏之宗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
業爲之瓦解此兩人從內亂之蓋趙國之冤氣所化
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
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
熊繹之後蕩無子遺卽於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

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
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
之此四人者從外取之蓋楚國之憤氣所化世人謂
天道贖贖此可見其昭昭矣

漢高祖欲封劉濞爲吳王旣而悔之召濞熟視曰爾
有反相天下今爲一家慎無妄動五十年後東南當
變亂吾意疑爾濞叩頭曰不敢不敢後果於景帝時
挾楚齊作亂國亡孝武皇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
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燕王果以
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

事發上官彘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適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可謂不媿其祖而足稱睿聖矣昭帝以童冲之齡知霍光之忠燕王之詐昭烈皇帝托孤之際囑馬謖魏延不可用此皆高皇龍種所謂世挺迪喆者也

隨筆卷一

終

隨筆卷二

玄羽外編三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幼與穆生申公白生同受詩于浮丘伯漢興封交於楚子戊謀叛失國而別子富亦傳詩學封紅侯嘗正諫王戊漢拜其子辟疆爲宗正光祿大夫辟疆子德亦傳詩學繼其父爲宗正以定策迎宣帝功封陽城侯畫像麟閣德子向向子歆世世以詩學名於諸儒而向受穀梁兼通五經其經術行誼文章忠讜冠絕一時子歆繼之更極

弘博祖孫父子皆一代儒宗而更生正色立朝社稷
倚賴惟歆黨於王氏頌功美德贊成昇泯之業卯金
中絕多其力焉然而宅心險詖改名應讖希冀非常
爲莽所殺令向不生歆豈不完節于漢家陽九之際
乎乃父與軻雄並稱子與澆梟同傳亦足悲矣
漢去古未遠猶有三代長者之風非後世所及什方
雍齒以窘帝而獲封淮陰少年以跨下而蒙賞此風
醞釀敦厚成俗御史大夫韓安國爲布衣時慷慨有
奇氣因說梁王顯名漢庭賞賜屢千金時居于蒙上
將用之而未言適有罪繫獄獄吏田甲窘辱之安國

曰死灰將無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無何梁內史缺
上曰吾得其人矣韓安國可遂以徒步爲二千石甲
亡匿安國下令曰甲不出吾滅其族甲囚首請死安
國曰公等不足與治乎貫其死而善遇之當時稱爲
長者以此名滿天下召拜次相李將軍廣閑居霸陵
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
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况故乎廣竟止宿
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
亭吏隨次日殺之上書請罪景帝優詔答之玄羽外
史曰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

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廣子敢憤其父之死
由大將軍青私欲報仇一日乘間擊大將軍傷而大
將軍終爲諱之諸將問者俱云無是事甥驃騎將軍
去病知之白收敢正其罪而大將軍力止去病竟於
獵中射殺敢朝廷方寵重去病亦爲之諱以此見青
之度出人萬萬不惟去去病遠且去廣遠太史公口
津津於北平而薄視大將軍吾終不以爲確

司馬相如子虛賦武帝見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
哉及見相如又奏游獵賦天子大說以爲孝文園令
遂道天子開西南夷見上好神僊又奏大人賦賦既

奏天子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
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使悉取
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
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
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天子發之乃封禪
書也玄羽外史曰予讀長卿諸賦子虛游獵極言苑
囿游觀之盛以開天子之侈心當其時尚未盡通四
夷也而論蜀文導之尚未酷好方士也而大人賦導
之至於封禪一書俾帝有齊駕黃虞高步羲農之意
矣凡武帝毅然爲之而虛耗海內者大半長卿所引

予一讀之輒爲扼腕

孝武通大秦諸國其國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皆統於大秦出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水晶爲礎水晶有五色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有金二枚如瓜擲之滋息無極大秦之西有脩枝國其俗善眩今吞刀吞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大秦之南卽僬僂國人長三尺耕稼之時往往爲鸛鶴所吞玄羽外史曰予讀佛書稱其國有大臣之家堂宇皆七寶所成以水晶爲地黃金爲牆又祇陀之園廣袤百里而給孤以黃金滿布僅發一庫餘庫未動予初以爲喻况及讀漢史知佛書非妄矣夫珊瑚可以爲柱石崇所誇六七尺者祇見其小黃金滋息無極又奚論布地百里哉

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專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劉向父德治淮南獄時得其書向幼而讀誦以爲竒獻之天子言黃金可成上令典上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上乃下劉向吏當死兄城陽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

向罪上亦竒其才得減死玄羽外史曰枕中鴻寶皆淮南所秘八公所傳世人不得見者非劉德于治獄時取之亦未易得子更生曠世逸才童而習之以獻天子天子以天下之力爲之亦不能成方術之幻妄可知惜更生識見超卓而亦爲所惑幾至殺身非世之大戒乎

蘇子卿抗節虜廷十九年可貫金石歸未一載其子男元與上官桀謀反伏誅獄吏持反者罪三族當及子卿大臣同保其無他乃免若非大節凜然華夷共仰幾入炎崑之焰矣後宣帝問武曰無後矣卿其奈

何武對曰臣在虜中生一子名通國臣請以金錢贖之宣帝卽令漢使厚賂虜庭通國始歸見宣帝卽日拜爲郎後嗣武封爵予嘗爲之詠曰齧雪餐氊十九年高風峻節石爲穿憑人盡道私胡婦生得胡雛後始傳當時若無通國將令忠臣絕饗乎卽胡婦未爲損也予獨怪鳳慶梟獍性各不移是矣然而慶獍成匹梟爲鳳產竊所不解子卿之節可擬夷齊子孟之忠可追伊旦子卿老母在堂其婦整容先嫁及子卿方歸而子且謀反子孟堂堂揭日月於漢朝而妻顯乃與家奴私通其奴橫行干政女爲貴人而教之毒

殺皇后竟與子禹侄雲山叛逆而誅使去病與光之宗訖無噍類兩家何不幸也蘇婦不忍一時之欲而去猶未害及家國博陸忠勤勞瘁于三朝拮据五十餘年功再造於社稷淫妬之婦以一朝靡之至於灰飛煙滅女禍至此可為流涕已大凡婦人擅外事貪貨財鼓唇舌以嫉妬為能者未有不破人家國蘇霍二婦特其彰明較著者耳吾書此以為末世之戒孫寶鄆陵人以明經為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

答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不言非士安得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慚玄羽外史曰所貴士君子者能安分又能守道孔子嘗為委吏嘗為乘田而孟子不見諸侯官卑而就之似乎詘身其實安分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不可往而往于道不詘乎寶之意以為遣子相師知有

道矣而不令之就傳召而致之屬若從之卽爲誦道以圖餽餼乃主薄之辟以官相命此泛泛在不知已之中若不從亦非爲貧之初心是有得于孔孟之意而不媿于明經者矣

馮奉世立功西域斬叛國莎車王首傳詣長安西域悉平功高當封蕭望之以爲要功萬里生事夷狄乃不封後又破叛羌捕斬八千級僅賜爵關內侯而已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卽上林帝前當熊者長子譚次野王遂立參皆有大名上欲用野王爲三公嘗曰恐後世以我爲私後宮

野王私歎曰人皆以女寵貴吾家獨以賤雖不三公有名當世弟立與野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至比之周公康叔云立以王舅封侯與王氏五侯並列正色矜嚴王侯敬憚之後以其姊當熊之事爲傳太后所陷一門死者十七人其孫衍又幾爲王莽所害其名與父祖埒光武中興竟不錄用軻坎而死玄羽外史曰天道茫茫果不可知乎以奉世之功而不得封侯野王等之賢而不爲三公此已不幸矣而馮立非禮不履擇地而行何乃父子兄弟駢首就戮一至於此獨遺一行文學智能不媿中興寇

鄧諸臣顧碌碌奔走未見收用以樹尺寸反爲悍婦
所窘子女顛沛淪落而死天之於馮氏真若瞶瞶然
者惜哉惜哉

予觀世祖布衣授經於長安一時知名之士皆心記
而默識之及其有天下也際飛龍雲蒸之應納延攬
悅民之說褒卓茂崇魯恭訪嚴光下周儻海內一技
一能之士各爭自磨濯彈冠於極治之朝桓君山馮
敬通博學高才時惟冠冕天下所共推服吾意攀龍
附鳳卽不得同鄧耿冠祭騁容與於列宿之中亦豈
下東觀天祿之雋髦哉兩生俱蹙蹙長安市中不一

比數待詔公車輩間不能自忍發之書疏忌者從而
隔絕之雖閉門著述不下於劉向楊雄之勤而喻秦
至言難比於賈山陸子之遇今世祖有遺才之議而
兩生抱流落之嗟何時命之大謬而遭際之不偶乎
君山以非議讖書批其逆鱗脫於雷霆之下而死於
道路敬通娶悍妬之婦家道坎軻子女荼毒抑鬱而
死死之日章縫之士知與不知咸共歎息肅宗在位
求其遺書桓生得二十九篇馮生得五十篇誦讀咨
嗟如獲拱璧恨不得生見其人當時君山揣子雲之
書必傳而其傳必在身後此人不死終以覆瓿豈知

謂子雲者乃其自謂乎兩君名重於哀平之時王莽
百計羅之而抵死以拒大節凜然又不獨文詞才識
之竒而已後敬通舉族爲權戚所殲尤可憐者予故
爲甚惜之

沛郡桓榮字春卿齊桓公之裔也家貧以傭力自給
師事九江朱普精勤十五年諸經俱通普死負土成
墳因留九江授徒數百人王莽末抱其經書與弟子
逃入山谷建武十九年顯宗立爲太子以虎賁中郎
將何陽授太子經世祖從容問陽本師爲誰陽曰事
沛國桓榮帝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議郎賞賜甚

厚卽使授太子經二十八年拜太子少傅三十年拜
太常顯宗卽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令榮坐東
面設几帳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天子親
自執業每稱太師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辟
雍成拜榮爲五更封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疾帝親
臨問入街下車賜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
是羣臣問疾不敢乘車到門皆拜牀下卒則變服臨
喪送葬漢興以來帝王待師之盛無有顯宗之於桓
榮者矣子郁傳父業襲封歷官侍中後授皇太子經
肅宗時屢官虎賁中郎將和帝卽位竇憲又建議入

直侍講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凡授經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子焉世其家學授安帝經又傳順帝于東宮拜太常順帝卽位授太傅錄尚書事進太尉卒子順襲順子典爲御史宦官權貴皆憚之官至御史中丞光祿勳焉弟子鸞鸞子曄焉兄子麀麀子彬各能傳父祖之學經明行潔而方正亢直不苟於祿仕燭然無滓尤在榮祖之上當時傳經於桓氏之門者楊震朱寵黃瓊楊賜輩皆名公卿而子孫亦無一人墜其家學可謂盛矣玄羽外史曰桓榮父子祖孫傳經歷世皆爲帝師寵眷爵祿曠代希見

後儒謂榮以稽古自侈同聲笑之而未考其家學淵源行誼修潔大有不可及者一言未足爲訾也漢諸儒如叔孫通之阿時楊子雲之美新公孫弘之曲學孔光張禹之諂附劉歆之黨惡馬融之近利榮有一于是乎而用小小失言爲笑柄亦過刻矣近代治經者以記誦剽竊爲能及叨一第則弁髦舊學惟飾與馬廣田宅嬖姬媵窮侈麗卑瑣窳陋市井少知義者不爲尚可令漢儒見哉吾因解桓春卿而筆及此于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

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亞夫因謝病免頃之上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筋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筋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無何以事下獄不食而死玄羽外史曰亞夫豈以爲國惜侯忤上意哉功高望重乃禍之媒也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

來獨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又何悲哉

漢陳寵有言曰臣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玄羽外史曰禮禁于未然刑施于已然禮之所不及禁者刑不容不施德在心而自然之制爲禮民情默化于德而德所不能周浹者禮齊之禮又不能齊而逃於政之外刑乃加焉斯之謂出於禮必入于刑也是故刑懲非禮也先王之世比屋可封人人德禮內所以刑措不用後世法令繁

滋而禮教漸然矣故嘗謂周禮儀禮周公之禮書也而刑寓焉春秋一經孔子之刑書也而禮寓焉此意前儒論所未到而陳寵及之可謂卓識予因發明其旨趣如此

光武因廢郭后而并廢太子疆爲東海王章帝因廢宋大貴人而并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祖宗開隙後王若故事矣然東海賢而能讓清河廢而益賢明和皇帝又能友愛不惟保全終始抑亦寵榮存歿此所以爲漢世帝王而非後代可及也其後安帝亦廢太子爲濟陰王易已樹之子若承蜩豈非垂統有自來乎

若唐則高祖之隱太子太宗之承乾有罪不容不廢然亦國家非常不幸之事乃宜白中生扶蘇楊勇有廢未有不亂有亂未有不亡所謂本一搖而天下震動真足爲萬世鑑戒矣

漢東平王蒼在光武諸子中最賢知好學顯宗在東宮極友愛之卽位拜驃騎將軍位三公上置長史掾吏皆二千石千石六百石者至四十員以示優異前後賜錢二億八千五百餘萬布至三十餘萬匹珍寶器玩輿馬衣服奴婢不可勝數諸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佩侯印玄羽外史曰漢興以來諸王寵榮

終始無間其東平一人而已乎晉攸魏魏齊叡周憲
各以親賢死於非命子桓幽摯子建有同囚虜不死
猶爲慶幸何望東平福履之極乎黃初曹氏僭位劉
氏除山陽公以外其諸王公侯皆降爲齊民而獨封
東平子劉凱爲崇德侯曰賢者之後也夫以一人之
賢舉宗俱爲編戶而厥嗣更極褒崇魏丕視兄弟骨
肉有若仇讎然萁煮豆之歌令人於悒而獨推殊恩
于前朝宗室有若曠百世而相契者此其所感之深
宜如何哉

隨筆卷二

終

隨筆卷三

玄羽外編三十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梁竦以兄松之獄與弟恭皆徙九真南濟沅湘感子
胥屈平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顯
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
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梁竦著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自負其才鬱鬱
不得志嘗登高長歎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

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玄羽外史曰
昔之州郡猶堪展布若近日以苞苴多寡為能否以
奔趨勤惰為殿最有丈夫氣者尤所不屑矣至所謂
閑居養志經籍為娛竊已啜而嘗之得其深味三公
之貴吾不與易也

梅福欲封孔子之後以繼殷人之祀因成帝久無嗣
乃上書吾為記其略曰臣聞存人所以自存也壅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
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
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
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所謂存人以自立者
也今成湯不嗣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違殆為此也
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
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
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
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
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

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玄羽外史曰吾夫子之子孫在西漢時猶不免爲編戶梅子真發之而仲尼得以萬世爲王至今褒崇屢代流慶無涯子真之言其先鞭哉

班孟堅贊董生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

首然考其師友游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玄羽外史曰董生生于坑焚絕學之後遠無所承近無所宗而獨能修孔氏之術斥百家之言粹然一出於正武帝表董六經罷黜百氏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皆大人主策啓之游夏自幼至老涵泳聖涯而立言吐論猶有微弊令董生摳衣洙泗之濱與七十子比肩而立恐顏閔不能先而諸賢不得並也劉歆識不如父而敢於反父之說孟堅見與歆等則其不與向而與歆也固宜

玄羽外史讀范蔚宗東漢列女傳桓少君爲首而以

蔡文姬終之讀盡文姬傳書其後曰文姬才情最高
文章亦敏少知音律長博墳典此女中之秀穎也而
特不可以入列女傳若以文藻不可掩附之父邕傳
未可也列女第一人非桓少君乎少君鮑宣之妻也
凜凜秋霜之後忽綴一失身于胡兒再合番於董祀
者此何鴟接鸞狗續豹也不惟難以升曹大家之堂
且何以見荀慈明之女緣蔚宗本非端人不知節義
爲何等物所以草草至此史爲萬世之公論豈容以
伯喈爲父而私之吾非不重文姬詞學但不可不守
書莽大夫家法耳不然文君輩亦當攘臂自附於列
女其關世道豈小哉

范蔚宗漢書東夷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
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
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
數百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
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
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後遂通商賈漸交
上國而燕人衛滿擾襍其風于是從而撓焉玄羽外
史曰四夷唯東夷爲柔謹則以箕子八條之教耳夫
子傷春秋世文武之法蕩然不存而東夷猶守箕子

之約故感而欲居九夷或者陋之夫子以爲箕子所
居教化至今無改何陋之有其君子指箕子也而訓
者俱不得其旨

范蔚宗漢書西域論旣疏其通絕之由而未曰佛道
神化興於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
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
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
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
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
無聞者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詳其清心釋累之

訓空有兼遺之宗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說然好大
不經竒詭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
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
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
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玄羽外史曰蔚宗此論一出
談者以爲詿柄彼亦各有所趣耳第蔚宗亦未洞晰
玄風徒貪餘唾信根不堅惑雲猶覆口津津于秘密
而心貿貿於旨皈所以妄念不休造業不止竟以畔
逆至滅宗而不悟也大類彼教言清行濁者矣
漢种嵩仲山甫之後其先世避仇改种爲御史時糾

刺權奸蕩滌殘穢出刺益州威惠並行能使白狼槃
木唐叢叩棘諸國舉種向化改刺涼州治同益部去
之日戎夷男女遠送千里及轉遼東太守則烏桓望
風率服為度遼將軍則羌胡并龜茲烏孫莎車烽燧
盡除邊境寧謐其入而拜司徒也又推達名士橋玄
皇甫規等列在要職股肱朝廷既卒并涼益咸為發
哀單于入朝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漢之宰相此為
全德子岱不應辟徵子拂孫邵各以大臣同死國難
可謂慶鳳萃于一門真不媿山甫之後乎

孔文舉初與楊彪為友及見其子修即與修定交而
拜彪為父執初與陳紀為友及見其子羣即與羣定
交而拜紀為父執文舉氣蓋一世英雄如曹孟德輩
且視如無物乃不惜彪紀之拜蓋重修羣之才耳李
元禮龍門高峻非天下英豪及屢世通家者不接文
舉為童子時即往請之稱通家子相見及援仲尼伯
陽千載師友之事元禮大奇之自是遂成莫逆嘗慕
蔡伯喈人品見卒伍中有貌類伯喈者邀與共坐日
對之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爾正平年二十游
京師文舉已踰知命矣即慨然投分定為忘年之交
此公磊落蓋千古一人

表紹夙與孔融楊彪有隙陰嗾曹操誅之操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疑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凌陷可勝言乎高祖赦雍齒吾不忘也裴松之曰魏武困楊彪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難信矣玄羽外史曰操徒能爲長者談以欺衆耳非真能以無嫌待天下者也故文舉終於覆宗而彪亦瀕死幸脫子修卒不免焉豈真如高皇之坦懷乎一雍齒而始終保全之也當此

之時如楊孔二公之德望惟有一死而已不死于操必死于紹紹與操工拙有間而忌心則一也松之之論似以操先無疑而食言不知操矣

曹操入鄴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出祭紹墓哭之流涕孫盛論曰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監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惠于饕餮之室爲政之道于斯墮矣夫慝怨友人前哲所耻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高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

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玄羽外史曰盛之說似不計操之心事何殊於紹乎漢高哭羽乃其真心太公呂后在軍中三年而無淫殺之意此足以感高皇之哭矣乃操假仁者也既又慰其妻子還其寶物不旋踵而使賊覆之哭者真耶否耶盛乃欲以湯武之事而責之羿募誤矣

呂布據下邳時使秦宜祿使袁術于壽春術留之而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在下邳曹劉共圍呂布關雲長請于曹操求克城之日以杜氏爲妻操疑其有色城陷命取杜氏見其美卽納之宜祿歸以爲銍

長玄德走小沛張飛過銍呼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何蚩蚩若是耶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宜祿子朗隨母畜於操操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愛假子如孤者乎後官至驍騎將軍玄羽外史曰世未有曹氏父子之好色者破張繡卽納其嫂致繡夜攻幾於不免入鄴先問袁尚妻甄氏左右曰五官將入袁宮矣操大驚知爲不所得乃命立爲配初甄氏女有殊色操欲求以配植竟爲本初所先以配尚至是鄴將破植已密托愛將旣而見兄取之乃寄情不寘遂作懷甄賦恐兄見忌乃改懷甄

爲洛神一甄氏而父子交爭豈肯讓秦宜祿之妻于雲長乎

荀文若八龍荀緄之子三君淑之孫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仲達嘗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鍾繇曰顏子旣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師友之誼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

遠耶玄羽外史曰嘗考文若五子長子惲字長倩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與子桓子建揚藻許下次子侯字叔倩御史中丞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俱知名當世覬字景倩博物洽聞司馬宣王一見竒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表偁亦表曜卿之子也遂大用之爲晉氏佐命官太尉封臨淮公粲字奉倩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所交必一時俊傑年二十九卒赴者才十人俱當時名勝哭之哀感路人長倩子魁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魁子頽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子崧字景猷位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

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都督三州諸軍事假節美孫卽御史中丞伯子長倩次子冀官至中領軍贈驃騎將軍子愔少府愷侍中位至征西大將軍悝獲軍將軍贈車騎大將軍此自長倩之派未及餘子自文若一派未及諸荀其盛已不可言矣仁人有後豈欺我哉

曹孟德征烏桓過涿郡告其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玄羽外史曰盧子幹鄭康成之高弟

而劉玄德又師事之其在朝正論侃辭深謀遠慮見于竇武何進之前令兩人聽之漢室不至紛紜狼狽及董卓一入植以智免羌胡穢塵曾不能污漢家未造公爲第一人矣曹操心神意氣雖自懸殊而秉彝好德之念誠有不能已者褒崇之典豈虛美哉或曰孟德之於子幹死有餘慕不知生同其時若何玄羽曰子幹經義過馬日磧盛名埒孔文舉文章似邊文禮德望與楊彪諸人一律而劉豫州則所授業而講明帝王之道也諸公遇操卽死子幹何策而脫乎大凡盛名之士生於亂世未有能全者矣

諸葛孔明甚重張裔自吳歸卽以爲丞相府長史事
皆諮之北征時奉帝命軍前白事出成都百官餞送
者車數百兩郡邑趨走一如丞相裔寄書於所親曰
爲丞相長史故令張裔男子將迎酬荅應接不暇疲
勞欲死此於裔何有哉玄羽外史讀史至此掩卷大
笑想慕裔之爲人脫榮利如敝屣者此孔明所爲深
敬之也又讀晉書見廬江何尚之以中書侍郎遷吏
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于冶堵及至郡父叔度謂
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
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干何彥德也昔殷浩亦

嘗往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又廢徙東陽船泊征虜
亭積日而親舊無復相窺者玄羽曰何叔度之言與
張裔同顧何乃旁觀張乃當局差有難易耳然其勘
破俗情穿透世態其致一也孟嘗君罷相客去其半
再相客又復來至欲唾其面翟公守廷尉賓客填門
及其罷也門可捕雀而乃揭書于外此其識量猶去
一塵大都炎涼去就俱是常事顧汶汶者未之蚤見
耳不足爲達士破顏也

玄羽外史曰晉人襄陽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
武迄晉愍帝其書漢事必至晉人平蜀乃書漢亡中

間曹丕篡漢稱帝孫權據吳僭號俱列之僞位後主
改元炎興是歲晉司馬炎立乃為真禪受明天心不
可以勢力強也書凡五十卷比陳壽三國志體裁甚
正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舍習而從陳竊所未解考
亭綱目一出公論始昭昭於天下矣

晉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
其年楷卒衛瓘家炊飯隨地盡化為螺旬日被誅夫養
所殺子孫皆死石崇家飯亦化為螺旬日被誅夫養
生之類化為異物此不令食粟之兆也豈鬼神告之
耶抑其家衰氣已見妖物起而播弄之耶不可得而

知已

梁書曰沈休文嘗侍宴會豫州獻粟徑寸有半帝竒
之問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
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聞之欲抵其罪徐勉固
諫乃止玄羽外史曰休文功名不終其以此哉夫
與臣下爭能人臣與主上鬪捷兩者交失之約既畏
護前而顯讓又謂帝短而語人以此處猜忌之朝其
何以免禍無徐彥昇不作薛道衡乎

休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而自負高才
昧于榮利及居端揆少弘止足雖殷勤請退而終不

能去先嘗勸梁武殺齊和帝武雖暫從終是薄之病
夢齊和帝以劔刺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
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帝聞而譴
責約懼遂卒玄羽外史曰沈休文才士也而非正士
攀籠付鳳飄飄凌雲疾風勁草非所畜責矣帝舊與
握手能不辨之故武帝而未有天下也不可一日無
休文武帝而既有天下也不可一日有休文以帝之
明達懷中出詔誰不鄙之而衰病沈郎奈何日日揣
腰約臂冀望臺司耶不必赤章之奏羞死之譏能激
怒之第恐三年未死而鍾室之草將丹矣

隨筆卷四終

隨筆卷四

玄羽外編三十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梁武帝技能才器可稱英傑而君人之道獨闕焉重
華敦睦萬古一人象至不仁封之而似放未有或非
之者臨川鄙劣帝非不知優祿重賚富之貴之足矣
何至授以人民聽其殘虐至於寵極驕生淫污貴主
遂謀弒逆乃置而不問何以成紀綱乎正德凶狂屢
叛屢赦毒蛇不刺更留肘腋侯景借以長驅癡兒欲
戴黃屋雖徒爲賊笑而實帝留荆棘而不翦致其滋

蔓耳當其父子同死於賊人謂以英特之才而下比
亡國之主似爲天數之厄而非人力玄羽氏以爲皆
帝所自取而不可歸之不幸也

玄羽外史曰人有夢寐乃形神之離合周禮占夢之
官以考六夢之吉凶而佛書亦載夢有四種一曰無
明熏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徧增四曰凶吉先
見周禮六夢止談吉凶未若內典之詳備莊生又云
古之至人其寢無夢而未嘗不稱軒轅夢游華胥之
事豈黃帝非至人乎書載殷高宗恭默三年夢帝賚
以良弼以其形像物色之得胥靡於版築之間乃傳

說也此豈求治甚切而神與天通乎乃秦穆生趙簡
子俱有釣天之遊武王生叔虞亦曰帝命之名以畀
于唐史氏詳記其事諒非誣者孔子大聖亦曰吾不
復夢見周公則前此常夢矣及其將死也而兩楹之
奠曳杖悲歌儻所謂吉凶先見者非耶江文通文章
顯名之時夢筆生花爲宣城罷歸之日年踐初衰嘗
舟宿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有一匹
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
曰那得割裁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無用今以遺
君而丘遲之文遂亞於淹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

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文
通探懷得五色筆一枝以授之再後爲文絕無美句
時人謂之才盡未幾淹亦卒可見文章乃人之精神
精神聚而文章入妙人亦存精神散而文章無氣人
亦死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正精神之聚鳳不至圖不
出天下莫宗精神散矣乃夢奠於兩楹固理之常無
足怪者

自古不婚宦者有何點何胤後雖強之婚而終未嘗
合其妻亦自守有非常情可測者其後有劉訐顧協
踪跡頗同若夫宦而不婚則有元紫芝陽城兄弟此
俱忘情釋累於塵俗之中當是慾界上超邁之倫吾
年六十方遣此念回視諸公爲之一赧

江左王氏自太保祥爲魏元臣而不屈於大將軍然
晉興必以此公冠百僚鎮服海內三傳而丞相導爲
東晉佐命太保弘爲劉宋佐命太尉儉爲蕭齊佐命
世世宰執男尚公主女爲妃后金紫滿門而家世相
傳並譜江左舊事緘之青箱謂之王氏青箱學如此
者三百年餘家不得比惟謝氏差與之埒顯貴文學
王氏爲多功業風流謝宗更盛安之兄弟玄之兄弟
以及於子孫并王氏弘曇首之後有文集行世者各

數十人其官爵如謝莊爲吏部尚書子淪繼之淪子覽又繼之覽弟又繼之凡三世掌銓衡又如王儉以吏部尚書丹陽尹太子少傅兼國子祭酒子暕繼之暕子承又繼之凡三傳國師皆近古所未有也

王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議者曰天然勝於羊欣工夫猶不及也王平南異右軍叔也過江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然而右軍變古制今領軍猶法鍾張也亡從祖中書令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騑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在荊州與都下人書

云小兒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後得其蹟大服右軍嘗自書表上晉穆帝令張翼寫題帝荅右軍曰當時不別久後方悟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草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邈惜章草亞於右軍邈超亞於子敬繁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品嘗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親受子敬行正俱善亦見重一時孔琳之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亦面受子敬故不及羊欣范暉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

之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
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
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所學右軍亦欲亂真
矣宋文帝見僧虔所書素扇歎曰非惟迹逾子敬方
當器雅過之孝武欲擅書名而性多忌僧虔常用拙
筆以此見容從祖子敬爲吳興太守僧虔繼之俱以
善書名論者稱之齊高帝亦善書常問虔曰我書何
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
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可謂能
辭玄羽外史曰虔公之言不幾於矜乎知帝之能容
也若大明之世方以拙筆自晦矣

安定牛弘隋開皇初爲秘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
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
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書正五始而修
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
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
莽之末并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
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

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
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
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
厄也魏丕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
秘書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
文籍尤廣荀氏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劉石馮陵從
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以來雖傳數帝志章
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可四
千卷王儉撰爲七志至梁而始盛阮孝緒分爲七錄
總三萬餘卷侯景之亂文德殿幸而無恙湘東王悉

取貯荊州及周師入郢湘東一夜盡焚此則書之五

厄也

云

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與集之

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
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所有上納其說乃開購
書之賞玄羽外史曰書至隋而五厄至今八九厄矣
大業之末唐取西京幸而無恙東京爲世充所據兵
敗之後寧免焚蕩唐文皇稽古右文經籍大備中經
祿山首亂朱泚繼之黃巢又繼之俱淪沒京邑燬滅
宮觀王公妃主無復孑遺况書籍乎察察五季至於
趙宋宋代君臣競修文學集書之富過於隋唐粘罕

五本外紀 卷四
輦之於前伯顏載之於後於是中華典章盡入侏儻之族矣有盛必衰理固然歟

北齊行晉州事實瓊管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三反復之未得其門何者按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帝詔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亦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

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羣臣等襍議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旣于法無違于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判局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按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旣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

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有所之乎朝廷雖是其議而條竟不改玄羽外史曰天下無無母之國亦無無父之國母殺父大變也不言是與其殺言是死其母人子處此進退俱有死局而麟趾格乃開之以不告之條亦未盡義理之正告之則母罪正父冤雪聽其子自盡可也是謂處必不可爲之變而通之以萬不得已之懷然此在人子自酌而爲之設條格非所訓已緣齊朝出于鮮卑猶未改夷狄之風知有母不知有母不知有父俗尚然也

梁武帝時吉放復父仇殺人自首秉憲判斷互有出入而武帝赦之先是凡殺人復父仇者咸以爲義而律條罔載自唐陳子昂柳子厚韓退之之論出而其旨章章矣陳子昂論徐元慶之獄曰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義之教也教不苟立元慶宜赦又曰跡元慶所以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忘死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其廬墓可也後柳宗元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瀆刑甚矣

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禮之所謂仇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乃推刃之道也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必義必不以王法爲仇而又以爲戮則黷刑壞禮不可以爲典明矣憲宗時富平人梁悅復仇請罪韓愈議曰子復父仇經史不非而律無條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下尚書省

集議以聞朝廷酌處之則經與律兩無失矣玄羽外史曰復仇之事前史不詳而獨詳於唐史然由陳之說是誅赦並行也由柳之說是重經而緩律似專在於赦也由韓之說是謂斷以律而議於經裁之于上也三者俱有義而退之之說更盡夫屢赦則開顯殺之門而兵刃無復已時不赦則詘純孝之志而憤冤莫能暴白獨據於經則廢法而令甲可以動搖一裁之法則廢典而訓典遂爲虛設周官曰凡執仇仇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而又懼孤稚羸弱仇人有備而不得奮或告之士仇反得逸業已逞其志而陳公所議

于衆執法引經之士而造于前而法外之恩出自宸
斷此足爲萬世訓也

隋高齊公頰才兼文武明達世務竭誠盡節引薦貞
良以天下爲已任執政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
治致昇平頰之力也晚年直言正諫不顧忌諱幾死
於悍后而竟戮於昏主妻子流徙海內稱冤蘇邳公
威爲齊公所引卽參揆席治身清儉謀議疏通格令
章程並行于世雖人有頰碎之議而足爲一代遺老
恨其君邪而不能抱斛律之憂國亡而不能守楊彪
之義維新之朝何可再汚文皇一言媿歟宜也玄羽

外史曰此兩公俱有戡濟之才而不遭兩漢隆平之
世乃生於周隋餘閏之間上有猜暴下多讒邪卽令
勲塞宇宙無以善其終始况嫌隙各開將何以免然
齊公至死如矢邳公老更浮沈齊歿而若生邳生而
負媿可延喘于充密之輩寧假息于英明之主乎一
叱而魄爲之褫矣

李藥師少負縱橫之氣牛弘楊素韓擒虎輩俱以爲
有王佐之才太宗與之深交自蕩平江南之後功名
已盛以三千騎襲破突厥又以萬騎襲于鐵山盡俘
其衆遂擒頡利斥地陰山絕大漠功在朝臣之右蕭

瑀等皆忌之吐谷渾入寇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乎靖聞之往見房丞相自請行以爲西海道大總管李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等兵皆屬之虜聞退保大非川諸將憚馬弱不欲戰靖決策深入遂殘其國虜主伏允自經死更立王而適甌生失期靖薄責之歸而譖靖謀反按驗無狀坐誣罔靖始謝絕賓客及帝伐遼又欲行帝憐其老未許次年卒玄羽外史曰李藥師功名之士耳與馬伏波意氣頗同范相國張留侯高識遠見未之及也幸而所遇者文皇若劉宋高祖齊神武隋文帝寧不狼狽彼蓋雲蒸龍變欲用其所未足乎故大怖之期已迫而伏櫪之氣猶雄雖自千古偉人哉而特不可令李伯陽容成公見也

隋末有羽士徐洪客者齊人也李密據回洛洛口天下響應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直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遣人操幣邀之已失所在後與虬髯客入晉陽窺李世民一見知爲真人拉髯公于海外立邦而扶餘諸國遂爲所取洪客泛蓬萊去不知所終先是秦末有安期生嘗謁見始皇帝語三日夜不輟留玉舄以別期次年再會而始皇次年死又以

策干項羽羽不能用與蒯生蓋公遊處見漢祖入關
乃去五代之末有陳圖南者憫生民之塗炭慨然有
康濟之意一日跨驃入京師聞陳橋之事即跌于地
撫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乃高臥華山不出一臥
常百日或一年玄羽外史曰此三人者俱生于亂世
而實有撥亂之才亦抱濟時之志亂形未具先識其
微顧神器有歸天眷有在若人者不為福始不為禍
先既有所付即浩然而遁耳劉伯溫隱居括蒼或勸
以尉陀之計伯溫曰長淮之間有真人應運而起如
用我者庶幾張留侯之事耳後輔我 太祖運籌帷
幄不下子房乃辭公就伯奄奄以病去天下不得而
窺其際嗚呼安徐陳合而為一人乎可謂千古英雄
之冠冕

釋教在東漢始入中國中國人在西晉始度僧尼自
此以後奉其教者十室而九而其廢興亦若有數拓
跋太武廢之周武帝又廢之唐武宗又廢之所謂佛
法逢三武者是也至宋徽宗又廢之雖旋廢而旋興
而當其廢之之時未嘗不火其書人其人廬其居甚
至封刀于關將津吏過則斬之而惟恐蔓草之不盡
除也蓋亦酷矣豈惟釋氏吾道亦有廢興周末章縫

之士至與萬乘抗禮而坑焚之禍則開闢以來未見
之大扼漢人重經術士非由儒學不得通顯而其後
皆指爲黨人縉紳英賢俱就犴狴北魏河陰之變朝
貴死者三千餘人唐白馬之禍亦未爲少宋三百年
號親賢養士而中間不能無黨籍道學之禁特未若
白馬河陰之甚耳元世祖分天下爲十等而以儒列
於丐之上娼之下其受污辱比之坑焚爲有加是以
有志之士不願仕於朝寧跳於方袍隱於賣漿嗚乎
士何不幸而生此時乎

隨筆卷四

終

隨筆卷五

玄羽外編三十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爲可賀敦聞
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
之公主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
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
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
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
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上聞

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
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遇害玄羽外史曰公主
傷宗國之亡以悽楚之情而發之篇什之中焉知有
禍胎之萌乎當是時宇文子孫盡于鋒刃者已無噍
類矣此一女子身在絕域感改物覆宗之變南望悲
悼或亦人情所不免者此非有蜂蠆芽孽奈何必欲
殺之不三十年而楊氏子孫亦殘於王世充宇文化
及相去才一間耳後之有天下者其尚鑒此而遠法
三代之仁可也

建成將發難時敬德勸秦王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

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
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王猶豫敬德又曰處事有疑非
智臨機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
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議始定及隱巢伏誅坐二府
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
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蹠血之變功惟敬
德第一賜絹萬匹并齊府庫藏什器奴婢其富甲諸
功臣矣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
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高
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

謚忠武玄羽外史曰觀敬德議論籌畫似非武人而
不欲罪及支黨此尤仁人之言是房杜所未及發者
末年謝賓客服食導養臺沼音樂侈于自奉此又似
挾五湖赤松之襟况以隱脫于良弓走狗之蹊徑跡
其行藏且在李衛公之上矣世人稱敬德者不過曰
萬人敵寧識賢智之超絕乎

顏氏温氏世有聞人而在隋獨盛唐初有温大雅與
弟彦博大有顏思魯與弟愨楚遊秦同居清顯思魯
大雅俱事東宮愨楚彦博共職內史遊秦大有偕典
秘閣顏以學業優温以幹濟顯稱並美云後各躋公

輔爲時名臣薛道衡之子收與選部郎邁之子元敬
族子德音唐初有名人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
爲鸞鷲元敬年少爲鶴雛同爲瀛州學士道衡曾孫
薛稷魏文貞公外孫文貞家多藏二王書法真蹟稷
銳精臨倣遂以書名家而畫稱絕品子尚公主後封
晉國公官太常卿

韋思謙爲天官侍郎知政事初爲御史彈劾不避權
貴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焉能碌碌保妻子耶及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曲
禮或以爲譏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鷄豈衆

禽之偶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荅或以爲疑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姑息耶子嗣立承慶俱進士第承慶于長安中拜相嗣立繼之父子兄弟相繼宰相古無有也

蕭瑀後梁明帝之子入唐爲宰相子銳尚襄陽公主爲太常卿從子鈞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鈞子灌渝州長史灌子嵩開元十七年拜相嵩子華工部侍郎上元初拜相次子衡尚新昌公主華子恒恒子俛穆宗朝拜相次子悟悟子倣懿宗朝拜相尚主衡之子復德宗朝拜相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拜相寘子邁

僖宗朝拜相自瑀鈞逮邁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始終可謂盛矣玄羽外史曰江左之君惟蕭梁最無失德武帝仁而能儉昭明子晉之亞一則其身亂一則不免夭折非天所以報端良也故復佑其子孫此亦理之必然者耳

滎陽鄭餘慶父祖以上俱顯官餘慶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初爲翰林學士十四年拜相從父綱先拜相家昭國坊第在南餘慶第在北號南鄭相北鄭相餘慶之子澣尚書左丞二子處晦從儻亦進士第從儻僖宗朝拜相鄭珣瑜餘慶之族先於德宗朝拜相珣

瑜子覃文宗朝拜相次子朗宣宗朝拜相父子三相俱蹇蹇持正不阿于時尤爲難得唐多世臣如京兆之韋贊皇之李皆此類也

宋璟罷玄宗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在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者卿爲我思之抗曰非朔方節度使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閱大臣表疏得一本則張嘉貞所進帝喜曰此人是也即改詔以嘉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俱拜相家藏書畫侔秘府府第甲於東都歷五世無所增葺人稱三

相張家弘靖子桂管觀察使文規集賢直學士次宗文規子彥遠博學有文辭書法亦善畫入能品足世其家

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王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公子儀八子俱顯官曜晞曖曙更以才奮曜性沈靜資貌瓌傑襲封代國公遷太子少保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盧杞秉政忌勲族子儀塔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以次得罪奸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

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勞保乂王家當誓山河琢金石
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
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晞善騎射從征伐復
兩京戰最力破吐蕃回紇俱有功屢封趙國公曖尚
昇平公主生女爲憲皇后生穆宗皇帝曙爲司農卿
從德宗幸陝被甲衛帝馬于南山險路擢金吾大將
軍封祁國公晞子承嘏通五經元和中進士及第累
遷起居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
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
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每稱其儒素無

貴驕意不類勲家進退間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
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曖四子鑄釗
鏜銛鑄襲封代國公釗以代宗外孫歷官檢校兵部
尚書憲宗寢疾宦豎妄議廢立者釗對曰殿下爲太
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子仲詞尚
饒陽公主仲恭尚金堂公主鏜尚漢陽公主檢校國
子祭酒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有諫卽毀草人無
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常幸之置酒甚歡卒
贈左僕射銛尚西河公主太子詹事玄羽外史曰郭
氏自肅代以來十三朝富貴福澤遂與唐相終始次

則西平王李晟家亦足相埒忠義之報豈不彰明較著也哉

玄羽外史曰予讀李長源傳見史臣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嗚乎此當時忌泌者之言而史臣誤收之乎又云德宗晚好鬼神事乃復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且其傳中往往輕泌新舊唐書皆然予獨謂唐自房杜姚宋而下宰相罕有過泌者運籌帷幄收復二京之功姑勿論只三定儲君正如岳立辨如泉湧漢以來如公者幾人至謂以鬼神事

復用尤誣之甚德宗談桑道茂事歸之于命而云非盧杞之罪泌進君相造命不言命之說而德宗悟是豈求助于鬼怪者相業如鄴侯而猶且言之宜作史者之不免天刑人禍也功如泌智如泌忠如泌高如泌而總之曰近讀之可爲扼腕矣或曰子繁無行見棄于時故并訾曰此何足以累長源哉房杜之家亦有不肖子房杜之賢不爲損也獨一長源乎陳壽作三國志毀諸葛武侯人多有辨之者長源獨無予乃一置喙焉

彭城劉子玄有良史才嘗稱史有三長才學識也世

罕兼之故史者少嘗撰劉氏家史及譜推漢爲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
巢般不出楚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吳兢亦與
子玄齊名曾共撰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證魏
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
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悅知兢所
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枉地下兢實書之其草固存
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祈改辭曰徇公之情何爲實
錄卒不改武后時史官皆用宰相等監修子玄又病

長官多不得成一家言上蕭至忠書言五不可宗楚
客等惡之竟格其議又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
三思等不聽乃著史通

吳郡沈旣濟亦有史才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以
次高宗旣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
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
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
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
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
今以周嗣唐列于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

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沒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而何所拘閔而列爲二紀曾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

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名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皇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皇后云議不行玄羽外史曰予幼讀朱元晦詠史篇其云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冊萬古開羣蒙正言削去武氏紀書帝在房州以爲范氏千古之見受說於伊洛者不知沈旣濟先言之矣按唐文章盛於韓柳詩盛於李杜至史學獨劉子玄吳兢沈旣濟數人退之嘗撰順宗實錄議者閔然卒寘定無完篇信乎史學之難

哉班馬之後今寥寥矣無怪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于春秋也

相國韓休清儉爲唐士第一子滉判度支盡筦天下
財利而寒素自守不爲家人生產恪守先相之風性
好琴書其書法丹青俱入妙品而以爲非急務自晦
不傳常論琴至嵇康廣陵散歎曰此公有深意人不
能測魏末大臣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楊
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而皆爲司馬懿父子所害康
以揚州乃廣陵地諸人俱死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
魏之散自廣陵始也又有調名止息言晉雖暴興終

止息於此其聲哀迫似言永嘉之亂兆康憫魏之亡
有興復之志而無其具惡司馬氏之詐而畏其猜故
傳幽憤之曲托之鬼神以俟後之知音去云此亦千
古之創見滉後加平章事

河南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
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藉不
茵席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荅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
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能食乃止愛陸渾
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

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房瑄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大曆十三年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膏粱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敢名謂之元魯山因作三

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籍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使游于孔子之門皆達者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以爲篤論

唐隱士雖多而最著者又有賀知章秦系張志和陸鴻漸陸龜蒙知章一見李白知爲謫仙人解金龜沽酒盡醉夢遊帝居數日乃寤時爲禮部侍郎集賢學士乃請爲道士捨宅爲觀號千秋與帝求鏡湖一曲

作放生池帝許之秦系會稽人善詩權德輿曰劉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居泉州九日山有大松十餘東晉時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爲研注老子刺史訪之不得見張志和金華人肅宗朝待詔翰林自後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叟垂綸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觀察使表其居爲玄真坊帝徵之不起嘗賜奴婢二人志和配爲夫婦號魚童樵青陸羽問孰爲往來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善圖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卽成

顏真卿以舟敝漏欲爲易之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茗雪之間足矣陸羽者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隱若谿自稱桑苧翁著書獨行或歌或笑時人比之接輿朝廷拜太子文學不就性嗜茶著茶經三篇天下益知飲茶矣陸龜蒙亦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爲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龜蒙不與流俗交雖造門亦不肯見朝廷徵高士亦不往陽城少以貧無書求爲集賢院吏因竊讀院中書六

年兼晝夜及進士第卽隱中條山與弟堦城皆不婚
終身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往
迎負而歸奴醒慰之曰寒而飲何責焉歲饑屑榆爲
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人憐其寒餒衣食之
弗納節度府聞城義遺縑五百委之去城置之不發
會里人鄭俶喪不能舉卽畀之俶感恩願爲奴城弗
忍勸之學俶愚不能業慚而縊死城驚哭自咎爲之
服李泌屢荐之召拜諫議大夫每俸入度月用米薪
菜鹽錢若干餘卽送酒家無留也竟以諫顯謫道州
玄羽外史曰自元德秀以下皆篤行之士游心物外
矣

矚然不陟世之滋垢者也其甘不婚殆不可常情度

隨筆卷六

玄羽外編四十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唐元行冲嘗撰魏史事詳文約先是曹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即書晉元帝乃小吏牛金與琅琊王妃通而生子冒姓司馬以著石符行冲重作魏史書北魏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遂有天下之八獨此可以當之余十年前作五胡指掌其時未讀元行冲傳自楚湘歸始讀新舊唐書見行冲傳中有此議論與吾指掌符合自以為千古之契

云 夫魏收曲士也文而無行人稱其史爲穢史彼嘗書中國爲島夷故信筆污衊取帷簿不根之醜暗昧不可詰者入之正史古稱天刑人禍此夫能漏于陽而豈能脫於幽冥哉收死卽被人伐冢戮尸信有天道矣

玄羽外史曰昔表天綱蜀人也見武氏于嬰孩大驚云此龍瞳鳳頸雖女身亦爲天子李淳風亦對太宗言女主當王後果有武氏之禍革唐命而殺其子孫幾盡上官儀被誅其妻沒爲宮婢生女名婉兒母將產夢人以大稱與之曰以此稱量天下後果專政此

何妖物而天且命之作此等事使亂唐社稷而流毒於天下哉緣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脅之高祖始猶退避不敢至是畏禍不得不從其本謀實在太宗也故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報應之妙如此可不畏哉

武后篡旣久益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反畔防豫不暇時有宮人者宜都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后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宮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宮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

天下事者亦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
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袞冕服符瑞日至大臣不
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
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故宮人曰女陰也
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
取陽充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臣
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
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
陽之剛充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消女
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
之隔吁可羨哉

作明堂者玄羽外史曰此宜都內人之語也微婉深
切有古自牖之風其心似狄梁公而機不露其氣如
蘇安恒而語不激此女子較上官昭容輩當有天壤
之隔吁可羨哉

玄羽外史曰孔鯉之妻伋之母也鯉死而嫁於衛以
聖人之媳大賢之母天下禮義出於其家而仲尼不
能化導其婦子思不能內安其親况衆庶乎蘇武之
妻夫出而嫁買臣之婦棄夫而嫁然亦有太公望矣
李令伯之母棄姑與子而嫁范文正公隨母入於朱
氏登科既久乃復其姓魏了翁與高稼高定子皆爲

同產兄弟此母于高氏生定子兄弟于魏氏生了翁兄弟乃了翁定子俱參知政事而了翁且爲大儒高稼又領大藩死王事其母之苞大和蘊精靈者或不爲不厚大都非完節人也 國朝閩中馬氏之妾生子鐸爲悍嫡所妬已而復有娠嫡覺逐之歸李氏生子馬不敢諱其爲馬氏子也與兄鐸先後科狀元帝嫌其名旁注字名騏何物一女子乃能振二姓之宗流千古之芳想天所付予者不薄奈何微賤若此然而黜逐之權聽於人有非得已不與前諸婦同要之子思而下皆人子之不幸也

王勣字無功文中子之弟也幼稱神童以詞賦見重於楊越公素薛侍郎道衡二公以班張期之覩隋政將亂遂隱於酒唐鼎旣定亦不樂仕求署太樂丞以自污其詳在本傳予閱全唐文觀公所作醉鄉記愛其文詞磊落迥出風塵之外與劉伯倫酒德頌爭伯仲乃爲錄之記曰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靖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襍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嘗獲遊其

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禘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登糟丘階數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乃命公旦立酒人之職典司五齊拓地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僅遊其地歿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

僊云嗟乎醉鄉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玄羽外史曰予愛劉伯倫酒德頌直抒情愫然猶與二豪相競不若醉鄉記之渾然余每微醺輒誦一過灑然身入醉鄉矣豈非一大快乎

余讀王無功醉鄉記因憶昔年遊京師曾與友人戲作酒中太古解檢舊稿錄於此不敢與王生比跡亦一時寄興不忍棄也其解曰玄羽山人喜飲酒飲常醉一切榮辱恩仇升沈順逆及抑鬱愁苦之接皆以酒忘之時或放浪自號酒龍每與人論酒中境界有

三飲者日用而不知乃爲之解謂夫賓主卽席獻酬拜跪濟濟踳踳心恭意浹此如與古人遊于禮明樂備之世雖則近古而不免桎梏於繁文縟節達者病之其漸可圖也及酬酢旣徧樽壘半傾內外欵洽偶語促坐舉白飛觥眼花耳熱此身不在中古乎殆若皞皞之民便便之俗上恬而下熙者焉然猶較計于多寡之途爭辨于同異之域不能相摩于渾沌之天乃杯盤狼藉冠履遺落聲歌襍沓僮僕鼾睡伯仁之八斗已過伯倫之一石旣畢騎馬者落井而就眠揮毫者濡頂而狂叫山石崩於前而心不悸蛇虎興於左而目不瞬斯時也陶陶然大醉矣真所謂遊于太古者哉夫太古之風君臣上下蕩然而順憂歡苦樂倘然而忘不知有身安知有人不知有天地萬物安知有愛憎取舍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樂之極昏昏默默唯此時爲然非棄耳目遺形骸翛然獨立物表安能遊此境界乎

玄羽外史曰予讀韓退之感二鳥賦咨嗟慨歎悲其不遇以爲不脫世俗干進之態此在常士不妨予聞孟軻之後數百年而有董生揚子雲又數百年而有文中子又數百年而有韓退之退之識見豈宜如此

聖門諸賢如三省方切豈遑仕進之圖四勿請事何暇得君之願求我若復汶上不來使仕雖勤吾斯未信是皆孔氏家法也師也干祿聖諭諄諄吾覩退之意氣似從干祿藩籬闖而未出者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楊子雲三十年不遷官日閉戶著書不求人知王仲淹上太平三策不省卽隱龍門永絕仕宦此三人猶非退之所擬不必論子輿氏矣後人重其文章故孟韓並稱不知韓子有意於文刻意雕鑽苦心求工孟子義精仁熟淹貫六藝開口談吐斐然成童公孫丑萬章之徒從旁記之豈孟子有意弄筆墨哉乃出處進退辭受取與揆之道義無不符合當時萬乘之主隆以賓師之禮至有貴爲齊卿不交一語不知肯三及宰相之門上書貢文否乎予故曰退之不得與子輿氏並論也

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雄古壯烈頗類周書獨其大旨多歸功于晉公而李愬秘謀竒策雪夜擒元濟事不能詳載朝廷乃易其碑命段文昌爲文今段碑不存而韓碑在汝寧府裴晉公祠中余又觀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少時偷雞殺狗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

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
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
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
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
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
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祗畏若
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
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
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回天顏則赤族無恨
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

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
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
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
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
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賞
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
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
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
就刑憲宗旣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
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玄羽外史

曰世人多惜昌黎之文見毀而復用段氏之作以爲
憲宗信讒舍琬琰而樹砮矟也不知隙起于石孝忠
此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亦欠實錄而裴
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岳飛子
雲勇冠三軍嘗遇勁敵十餘萬每以數十騎橫貫之
舞雙銅錐重八十斤如梟入鴉羣大眾隨之往往克
捷功在諸將右而武穆輒抑而不聞張魏公在潭州
聞破洞庭雲功第一而文書中全不列乃代爲叙之
始進官數級武穆曰諸將之勞兒子何與焉此其度
量似過晉公乃韓公之文固自卓越予見段學士所
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聘貽于山斗而
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唐元和有劉乂者不知何許人遊燕趙間任氣重
義大軀有聲力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鳥雀或時
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
書能爲詩歌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敝
衣穿屣從尋常人乞酒食又面道人短長不畏嗔怒
患害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聞昌黎
韓愈能下士步行歸之及至賦冰柱雪車二詩坐盧
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後以爭論

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者不如與劉君爲壽愈亦不訝後在齊魯不知所終玄羽外史曰世未嘗無才也特人未之好耳晉侯好音而仰六馬之秣者入秦王好力而扛千鈞之鼎者進韓公一好奇士則磊落非常如劉又者徒步而往第忽舍之而去當必有未當于心者乎斯人遇孟嘗君不知于馮驩上下若何也

李太白得罪客淮南嘗渡牛渚至姑孰見謝玄暉青山而悅之曰吾他日當與謝公爲侶鯨厄之後子孫微弱殞于東麓非其志也元和間有范傳正者廉訪

宣池其父嘗見知于公又得公遺文讀之自以爲千載神交乃親詣當塗訪公子孫俱無有得二孫女嫁於農畔傳正召而訊之始知其墳墓所在二女泣言先祖志戀青山遺言未遂傳正乃謀之當塗令諸葛縱縱亦文士僮乃相與卜宅青山之陽西去舊墳六里北倚謝公山傳正自作墓銘刻二石一寘於泉竒一表之通衢余嘗過采石望其祠墓感太白零落而死宗祧都絕故舊交遊滿天下未聞一人爲之經紀遺骸藁殯遺媳飄泊誰則念之得不相識范傳正諸葛縱者遷其丘壠而表章之苟有以葬不必其子

也信哉余謂李公以天地爲逆旅古今爲夢幻此非
所慮獨其深慕玄暉而欲往依之豈區區在山水之
間乎余過時曾有句頌之云知己投心異代諧玄暉
遺宅白雲崖不然黃土堪埋骨何必青山始愜懷古
人之契有非世代所隔太白之欲依玄暉亦若傳正
之爲遷葬也

初范君傳正訪太白子孫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
一爲陳雲之室一爲劉勸之妻兩人皆編戶昨也召
至郡庭與語二女衣服粗陋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
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名

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家貧出遊今十二
年矣存亡不審父未仕宦而先物故兄亦逃移不返
其家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
稼穡孱孱兩女子衣食何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昨
爲鄉閭逼迫忍耻來見不勝羞慚言訖淚下范君亦
爲泫然并言遷葬之意遷畢聞之朝廷元和十二年
敕改祠堂范君與諸葛令謀爲奩具欲改嫁二女於
士族女力辭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
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他門倫先敗矣義先薄矣生
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改適之事所不忍

聞范大驚異不奪其志爲復二夫之身免其徭役而厚資給二女玄羽外史曰此女安分實爲守節不慕華艷不鄙故陋與人一醮終身不改偉哉有烈士之氣太白之遺風未泯也

杜甫審言之孫也審言高宗時詩人官至膳部員外郎生閑未仕閑生甫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大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會京師亂天子西幸肅宗立於靈武甫步走行在授左拾遺以論救房相國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奏拔爲工部員外郎參軍謀事築室於浣花谿待之如

方外甫多使酒失言節使乃嚴挺之子武也性急喜殺多不能堪而孝母特甚母知之陰爲保持幸免李白作蜀道難以諷之憚不敢行會武死乃棄官扁舟下荆楚流滯夔門卜居瀼西又歲餘乃入岳陽嘗遊山爲水所阻飢二日水退縣令以酒餚迎之痛飲而卒子宗武貧不克葬亦歿宗武子嗣業更貧無以給喪凡四十年乃移柩還襄道遇元微之在荊州嗣業往謁微之求爲誌銘始克歸葬玄羽外史曰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人以其詩比周公制禮作樂後世不能擬議乃生平感感不博一官間關道途磕

死逆旅四十年始克葬子孫竟無立門戶者天何仇
善人之深耶豈文章絕世造物忌其太洩而故抑之
耶公與太白才名相埒皆爲古今之冠公猶有孫以
繼蒸嘗而太白僅兩孫女作配農疇茫茫天道不可
得而問也

隨筆卷六終

隨筆卷七

玄羽外編四十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按元禎字微之與白居易齊名稱爲元白才名亞於
李杜嘗對策狀元歷官清要其詩入宮禁以比管絃
宮人皆能歌之號元才子爲相三月而見黜或亦娥
眉之妬也杜甫客死已久微之見遺集甚嚮慕之適
杜嗣業來見欣然爲作誌銘且爲叙其詩文而傳之
誌中稱子美曰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
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其貴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竒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或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腕棄凡近李白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堂奧乎此文一出李杜遂有定價玄羽外史曰李杜之價今猶未定或者以李爲詩中之仙杜爲詩中之聖聖言造位已極仙言迥絕塵凡此已似近之大都譬之於文杜如左氏李如莊子譬之書法杜如王右軍李如張長史譬之於畫杜如顧虎頭李如吳道玄譬之天文杜如五星經緯有章李如卿雲變幻不常此可以意會矣每讀杜詩字字句句精金美玉把玩不忍釋手及讀李詩則仙風道骨服霧餐霞種種拈出絕無煙火又不似人間蹊徑也雖欲軒輊其將能乎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吾筆此以埃明者

予讀全唐集見李商隱陸龜蒙蝨賦文甚簡略不盡形容乃援筆戲而廣之其辭曰有物邈焉寄生於人

不解孕育倏然成身常緣督而趨超因渙汗而逡巡
與美錦兮交絕托敗絮而情親無營無慮且齧且佻
未見天日焉知陶鈞髮含垢而畢集衣久著而錯陳
惡就肥而逐香喜傍瘦而憐貧一與契合雖飢病而
不捨見人羸困日齟齬而逾臻故天下矢志之士落
魄之夫親屬莫顧友朋盡渝而乃周旋終始旦暮與
俱遺其種類填裾塞襦然而無貧賤無賢愚得之必
殺索之必屠此亦有深意豈其慘刻乎彼出於人之
毛髮而卽欲搔人毛髮生于人之肌膚而卽欲殘人
肌膚忘本傷生滋蔓須除故古有日捫之以資談而
又欲一舉而投之燼中者蓋因其可惡惡之而陸生
奈何有守白守黑之說義山曰回多蹠絕此亦近似
矣不免彷彿而模糊予故綴拾黃氈之皮而仰續二
公之狐

并錄李商隱賦云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露鶴不
如其生汝職唯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蹠香而絕陸
龜蒙賦云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蹠之歎作後
蝨賦以矯之曰衣緇守白髮白守黑不爲物遷是有
恒德小人趨時屢變顏色棄瘦涵腴乃蝨之賊二賦
一刺一取猶未盡形容

李昉仕宋太祖為翰林學士太宗朝拜相以七十致仕奉朝請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朝元殿樓召李昉賜坐酌御樽酒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康阜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耳其後呂蒙正亦嘗侍上觀燈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土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

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此故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土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每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甚眾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玄羽外史曰予讀李昉傳見其所以對君者善矣以民安物阜歸於上之恭勤頌中有諷不失臣子之禮至讀蒙正傳又見謹言凜如斧鉞有賈生厝火積薪之歎真老成愛君無已之心哉

宋初賈黃中以淳化二年與李沆同拜參知政事至

道初卽遘疾以爲禮部侍郎兼秘書監解機務二年
竟卒年五十六其母極賢黃中死母猶無恙上憐其
貧賜錢以葬又召母而厚賜之官其諸子又有錢若
水者少負才名陳搏見之以爲可學道而麻衣道人
不謂其然至道初自翰林學士改同知樞密院事真
宗卽位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以其知兵又加便
宜制置邊事巡撫陝西竟以足疾卒年四十四銅梁
蘇易簡年少舉進士太宗臨軒覆試之易簡對策三
千言立就上擢冠甲科七年卽充翰林學士知制誥
初爲宋白所舉賈黃中曾教之屬詞至是卽躋同列
未幾拜參知政事卒年三十九其母薛氏亦賢帝召
入賜坐厚贈之玄羽外史曰三子皆卓異之才宋初
淳龐之氣所鍾惟黃中得過五十而餘子俱天誠可
惜也

范景仁鎮華陽人爲諸生時太守薛魁一見愛之館
於府舍俾與子弟講業鎮每徒步行詣府門踰年不
知爲帥客也還朝載以俱有魁友問公入蜀何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爲諫官首論仁宗繼嗣
之事至十九章卒定英宗神宗時極論安石青苗之
害安石持其疏讀之手顫遂逐之人更以爲榮蘇軾

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若令天下受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兄子百祿舉進士復舉制科屢官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從孫祖禹登進士第一編資治通鑑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擢右正言代叔百祿爲翰林學士范氏凡三代居禁林宣仁太后崩祖禹上疏蘇子瞻稱爲經世之文附名同進爲講官子瞻又稱爲講官第一作唐書人尊爲唐鑑子冲紹興中亦爲講官翰林學士歷世正直俱爲名臣

韓億真定靈壽人執政時每見天下官吏諸路有攜拾小過來奏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聖世此事見公仁恕之心所以有八子之才也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億孫韓宗彥上疏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人月三斗名胎養穀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系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宗彥勸仁宗之言亦不

減乃祖之仁恕韓氏昌後之福豈不宜哉范文正公
與韓魏公同在西陲韓公欲用兵范公欲養民後韓
公不顧其言遣大將任福動十萬衆范公聞之卽勒
兵壓境遙爲聲援韓公敗任福死始服范公之先見
范又與富公同在政府時儂智高陷廣南州縣失城
池者頗衆富公欲盡誅之以懲方來范公不從富堅
執范公曰主上新立毋使手滑行及我輩矣衆守令
乃得釋而富公猶謂曲法及守青州甚得民和頗有
飛語上亟召之至都門有旨且無入富公大疑駭繞
牀行至天明每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曉召入見上慰

勞之始安范公四子純仁純佑純禮純粹俱仁厚長
者公每言曰純仁得吾忠純禮得吾靜純粹得吾略
其實純仁具體其父所謂得吾忠者謙言之耳純仁
爲相時值有蔡確之獄太后必欲寘之極典而純仁
力救曰聖朝不以言語文字罪人確亦大臣所犯不
應死文太師欲流嶺表純仁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
棘七十來吾輩開之恐自不免事雖不從而純仁一
念之仁通於天地矣又蘇氏兄弟俱以發策問得罪
純仁皆力救之平日與轍不協至哲宗怒已叵測而
純仁反覆辨醇上怒始解轍退謝曰公佛地位人也

此見忠宣公仁恕忠厚卓越一時真文正公之肖子矣

玄羽外史曰堯舜有天下不傳之於子而傳之賢說者以爲天命所在堯舜莫之能爲又謂堯舜公天下以爲心不必愛其子愚謂天命不可知公天下者亦未始不愛其子其實堯舜不傳子正所謂真愛其子也天下大物也其負荷實難以堯舜之聖兢兢業業僅能安之堯舜旣以此心安天下而能不以安天下之心安其子吾將安之而又以最難負荷者累之一日人心解天命去求爲匹夫不可得愛子如堯舜寧

忍之乎晉武帝嘗有天下而傳之不肖之惠帝周武帝嘗有天下而傳之不肖之天元身死卽亂彼豈不自謂能愛其子而究竟愛之實速其死亡與手刃之者一間耳何以謂之愛哉愚故于晉周二帝之事而益見堯舜愛子之真

開闢之初生人與鳥獸襍處人雖靈於萬物而飛不如鳥走不如獸無羽毛鱗介以自蔽無爪牙蹄角以自衛必至爲猛獸毒虺噬搏而盡於是有聖人者出作爲城郭宮室舟車衣服甲盾戈戟一切衛民之具而民免橫死故生齒漸繁然不無鬪爭則聖人又提

挺而治之衆遂尊以爲君是時君臣貴賤不大懸殊
茅茨土簞藜藿之味在唐虞且猶未改上古可知君
旣勞心焦思于上而奉養不遠於衆庶故人亦無樂
乎爲君夏商之後風氣漸開君享萬方之奉以爲當
然其尊貴榮富殊絕於世奸雄竊有覬覦而爭奪之
志始萌矣禹傳三祀有窮后羿恃其詐力陰執國政
而猶未改公然篡也家臣寒浞殺羿妻其室復執夏
后之政遂與子豷等攻弑夏后而奪其位此人臣篡
弑之始天地古今一大升降乎弑君之事見矣而弑
父猶未之聞蓋父子天性雖禽獸亦有不忍者周室

旣衰楚太子商臣弑其父而自立是子弑父自商臣
始犬戎入宗周弑幽王夷狄入中國弑其主自犬戎
始外戚據大權篡天子位自王莽始篡其位廢其主
而文飾爲舜禹揖讓之事三禪詔三讓表羣臣勸進
不得已卽之以塗天下耳目自曹丕始夷狄踐中國
地殘中國臣民廢中國主居中國篡立爲天子自劉
淵始然人中之雄豪丈夫事若身爲婦人夫死廢子
改姓改物摘釵釧易袞冕郊天饗帝君臨萬方以女
后而篡天子位自武曌始後之臣弑君如春秋三十
六及秦趙高魏司馬昭等倣于寒浞子弑父如匈奴

冒頓宋劉郡隋楊廣等傲于商臣夷狄內犯如匈奴
鮮卑蠕蠕突厥契丹回紇吐蕃南詔傲于犬戎司馬
氏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洋宇文泰楊堅朱溫
傲于曹丕石勒苻堅姚萇慕容皝拓跋珪阿骨打鐵
木真傲于劉淵武氏則曠古未見絕世之異事也嗟
夫臣弑君子弑父夷狄入中國妾婦乘其夫考其禍
敗之由豈一旦一夕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詩云如
彼雨雪先集維霰惟君子能見其漸而預防之故能
轉禍而爲福若一一委之于數則撥亂反正不必生
聖賢矣

自提挺氏以來至於羲農未以兵革定天下者而軒
轅氏始之凡七十戰而有天下卽有容成鬼庾區風
后力牧爲佐黃帝以來未有揖遜有天下者而舜禹
始之卽有稷契臯益爲之佐舜禹以來未有以臣伐
君者而湯武始之卽有伊虺望散爲之佐自古皆德
小者爲諸侯德盛者爲天子霸王之名未分也而齊
桓公始之卽有管仲爲之佐管仲知周澤尚未斬而
齊桓不可王曰泱泱大風表東海者其可與共成九
合之績乎於是忍檻車之辱而相之王道以格致誠
正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仲乃截斷修齊以上

一切可以苟且第舉國而聽之我天下翕然攸同矣
宇宙至此爲之一變然雖曰假之仁義固自在也三
綱九法猶兢不墜及戰國之世有兩生出曰蘇秦張
儀其一人連六姓以爲從其一人散六從以爲橫傾
危變幻巧詐橫生理義漸然盡矣然風俗尚存三代
之遺巖穴之士猶知誦法孔氏及商君入秦而先王
治世之法皆變至今井田封建必不可復矣李斯入
秦而列聖經世之籍皆亡至今墳典丘索俱不全矣
秦者古今否泰之大關也秦以上別是一等乾坤秦
以下別是一樣世界是皆兩子爲之嗚乎其罪豈勝

誅哉

臯陶佐唐虞爲理官明刑以弼教理李古字通用是
李姓所由來也其子伯益佐禹平水土有大功於天
下禹薦之於天將洪揖遜賴禹之子啓賢聖海內歸
之益避而長往當時稷契咸立於朝禹不薦稷契而
薦益必益之功德多於二聖契之子孫有天下爲商
稷之子孫有天下爲周臯陶子孫有天下爲秦秦人
以暴自短其祚而天終眷臯陶伯益之後於是臯陶
之後李氏又爲唐伯益之後趙氏又爲宋是唐虞五
臣惟禹在其身四臣之後俱有天下契稷親兄弟也

商周有道之長皐陶伯益親父子也唐宋亦治安之
久秦人閏位不與焉此則隴西李氏明哉皐益之後
矣周有伯陽者其母無感而孕懷八十二年生而鬚
眉皓白此又一李也因產時適在李樹之下指李爲
姓號曰老子與皐陶理官之李殊類然皆聖人也唐
系旣出於隴西業已後皐陶矣而又祖伯陽尊老子
爲玄元皇帝此其主好大喜夸而方正之臣博雅之
士未有別白其族屬而明告之者何也又考五德之
運禹以金德王金生數四成數九夏后之有天下也
得金之生數故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水生數一成數
六殷人之有天下也得水之成數故六百年穆以木
德王周人之有天下也得木之成數故八百年漢堯
之後火德也漢室之有天下也亦得火之生數故前
漢二百年後漢亦二百年二火重光謂之炎漢皐陶
之王當土德土生數五成數十每五十年則有變六
其五得三百年亦合土之生數也又讀張說聖曆頌
曰皐陶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
成數十其大較也其封禪頌曰秦定天下之功高享
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
皇家觀此則唐人亦知其裔之出於皐陶然而必尊

老子者蓋惑于道書老子生于太極之先天地初生
爲盤古先生其後三皇五帝世世降生皆爲其師至
周始托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誕爲伯陽作守藏史
者三百餘載而入秦告以秦當合天下乃出函關度
尹喜入流沙不知所終彼以其神靈變化非皐陶伯
益所及故寧舍感生之自就混元之統以震耀于天
下萬世而不自知其矯誣甚矣善乎我 聖祖時有
人持朱熹畫像來叙宗派者 聖祖曰我所知者仁
祖熙祖朕何敢慕前賢而強所不知以蹈郭崇韜之
轍乎卓哉見高千古惜不令唐諸帝聞之

隨筆卷
七終

隨筆卷八

玄羽外編四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玄羽外史曰天地大矣其中有萬物焉橫目跂趾而
爲人則萬物中之一物也此一物獨靈於萬物而萬
物皆賴其裁成故天地亦賴其參贊然而萬物終不
能紀其類天地終不能測其涯故五帝三王行不盡
道化五臣十亂立不盡功業周孔程朱說不盡義理
佛老莊列談不盡空玄左馬班揚做不盡文字若世
界果可盡古人當先爲之何必如冶中之金躍而自

言世人欲以有限之力盡天下之事是皆蜻蜓搖柱
怨鳥填海夸父逐日爲天下笑者也秦皇帝一人耳
乃欲盡生人而臣妾盡東海而桑田盡子孫萬世皆
爲帝王又欲追逐羨門高安期生之屬而爲神仙正
所謂治中之躍金也故造物必以爲不祥而棄之矣
彼以有涯之生而懷無涯之憂弗遂則怨尤生焉者
亦足悲矣

天下之勢猶水也就故道則爲安流一失其性禍不
可言唯聖人爲能與時消息疏之滄之俾就故道而
已隄防擁塞皆致禍之媒也秦人懲周室之衆建而
竟以孤立取亡漢人鑒孤秦之速斃而卒以大封致
亂武宣而後宗室弱矣而權臣染指于九鼎光武中
興三公廢矣而大璫橫肆於掖庭唐太宗防範極嚴
而武氏以一婦人易李宗如拾芥宋藝祖藩鎮盡削
而大帥威權旣去莫能禁禦強胡夫塞之東而漏在
西壅之彼而決於此豈非水失其性而禍不可言乎
禹承堯舜無可易夏后氏忠敝而湯以質救之殷人
質敝而文武周公以文教之此謂以聖人而繼聖人
之治其救之易不若後世之濫觴而莫可奈何也亦
拱手聽之而已矣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
一語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
師世傳易學定後又學於程頤頤貶涪實定之鄉北
山有岩師友遊詠其中涪人名曰讀易洞屢薦不受
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復歸青城大面之
山蜀人指其地曰譙岩稱曰譙夫子而繪像祀之定
雖學易于郭而所得之深實自伊川後傳於馮時行
張行成云定後不知所終人多見之傳以爲僊玄羽
外史曰譙定得易已深則僊其餘事也夫易之爲道
也窮神知化與道爲一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斯用其緒餘猶能使陰陽不能賊六氣不能殺而况
兵刃禍難乎文王箕子深于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
之何此譙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
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矣

伊川父珣爲廣漢守二程子兄弟皆隨嘗遊成都見
籀筭翁挾書一冊就視之乃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翁
先言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
遜而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訪
之滅迹矣表滋嘗學于程頤頤曰易學在蜀滋往求
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漿翁于邛眉之間與語大有

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籀筭賣漿及郭曩氏俱蜀之
隱君子玄羽外史曰吾蜀多異人吾生長於蜀徃來
青城峨眉間踪跡多矣未曾一見此等輩今挂冠芒
屨出入于緇黃之中庶幾一遇之而卒無有神交而
意合者抑又何也

黃帝得風后力牧此兩人韋布賤士也帝從夢中想
像其名求而得之卽以爲相其後殷高宗亦夢傳說
以形貌物色天下從胥靡中爰立作相中間如五臣
十亂或勳戚或親兄弟或外諸侯伊尹仲虺則師友
啓沃魚水之契凡數十年而後登揆席漢之蕭曹豐

沛借起間關禍難君臣相得不啻手足天下旣定而
相位歸之非于夢寐之頃立談之間卽得據此要津
如黃帝殷宗之事者也而吾于漢文武二帝則獨異
之文帝嘗以后兄竇廣國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更持疑不決竟相申屠嘉夫申屠嘉何人
也蹶張曠騎也名在武卒身列下僚無閥閱門第之
盛無汗馬攻戰之功無學術名譽之美彼亦何伎以
自見帝亦何從而知其賢列侯二千石侍中中尉文
武卿校彬彬乎俊又如林而卒于留連廣國之後金
印綠綬鼎鉉柱石之任乃畀之曠騎材官之賤一旦

拔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不詢四岳不問左右不
考夢卜不計資勲創行一事駭人耳目而嘉也持重
守成執法秉義直不阿上嚴不逮下凜凜大臣之風
至今稱之不謂帝知人可乎至武帝末年春秋已高
戾太子敗諸子不堪立而弗陵甚幼帝知天下多事
國無長君非得社稷臣不能鎮定其時漢興七八十
年經緯文武出入將相之器亦弗爲少而帝弗之顧
車千秋高寢郎也卒拜丞相霍子孟執戟士也卒拜
大將軍而子孟負昭帝朝諸侯行周公事千秋亦從
容相位坐安天下至于擁幼主定社稷廢昏立明漢
室赫然中興而霍氏功勲塞于兩儀蓋從執戟時窺
見之可謂明也已矣二帝創智獨見出人思慮之表
軒轅高宗不能遠過自漢至今無比也晉以後用門
第周隋以來選資望唐宋至今由科目雖亦往往得
入而數千年來無有于齷齪卒伍中取相國托孤之
任亦未有俛庸賤隸而開回天揭日之勲者雖謂曠
古奇事可也

或問于玄羽外史曰文章至曹子建豈不敏而贍乎
魏晉至唐無兩焉若二丁之計旣行辛賈之諫不入
子建得立魏之興也勃然矣余喟然曰無論子建之

文若爲君之道槩所未知假令獲國魏亡更速以彼其人一旦得志逞聰明負才藻謂天下不已若必黜忠朴必進浮華君驕臣諂上下昏酣則風雲月露足以爲亡國之資而已或者又曰漢之武宣明章唐之文明憲武俱有文章文奚害於治而子論子建何太刻也玄羽外史曰君人自有道文景恭儉宣帝綜核光武寬大而精吏治章帝長者唐太宗納諫而力行仁義宋藝祖仁恕而忠厚此所謂君人之道若夫登高作賦命酒吟詩誇著述之繁矜文字之妙此文人才士之事無益於元良而有損於機務者也隋煬帝

每謂人曰朕與天下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於是矜其所長專已勝已殺高熲殺薛道衡至今才臣縮舌而邪佞彈冠陳後主在東宮甚有文譽每與江孔輩唱和篇什流布能文者亦嗟歎其妙以爲不可及卽位之後酣湛流連無寒暑明晦以二君之文章或身死賊手或辱爲俘囚曾不若傅粉大家終日不言或目不知書如後唐明宗輩猶能保其國祚也漢武帝獨見此意有人以司馬長卿詞賦傳入宮禁者帝讀之歎曰朕不得與斯人生同其時乎時蜀人楊得意方爲狗監在帝側言曰此臣鄉人司馬相如所作

武帝亟召之再奏上林大人諸賦上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久之以補文園令而已相如既幸諸作者嚴夫子枚先生之屬各呈其技於是經生學士賦客詞人布滿朝廷而帝所倚以托六尺之孤委社稷之重者固不學少文之霍光副之者養馬內庭一降虜也諸文墨何與焉故武帝諸子燕旦淮南俱有才藻乃舍之而立少子弗陵皆此意也後來如宋宣和帝最喜文學書翰丹青妙絕今古元順帝技藝極精嘗作渾儀刻漏巧侔鬼神總成亡國之器又何獨於子建而疑之

玄羽外史曰君人自有道是矣愚謂相道亦然秦誓所稱一个臣謂其無他技也無技而容天下之才好天下之德卽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也平陽侯相齊諸儒賓客俱所召禮虛心訪問論治者言人人殊唯蓋公以清淨不擾之說進平陽虛正舍而師事焉及其相漢也日飲賓客以醇酒止其繁言此所以養成漢家破觚斲雕之治文帝時賈生陳說制度而絳灌短之帝未嘗不悅慕其言然終謙讓而未遑反寘生於星沙卑濕之地零落而死今學士大夫咸謂賈生不幸絳灌忌才若令文帝盡疏大臣悉聽賈生之言

必至紛更賈術或有時而疏萬有一事不便大臣必羣起而爭之即使改悔而國已受病矣此可與智者道晉之王衍唐之房瑄宋之王安石皆美器也其術不精其用大驟類能禍國又何必深訾絳灌哉房杜相太宗幾二十年史無可書之績至論名宰相則首稱二人彼以征伐推英衛諫諍讓王魏文章遜虞褚吏治幹濟士有一才一行者各効所長二公唯提挈綱維調劑道化坐致太平而已是所以爲房杜也後來唯李文靖韓忠獻庶幾近之李爲相凡中外所陳事宜一切報罷韓在相位有客稱公事業不媿古人

獨文章爲歉公曰予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此休休古大臣之度乎

本朝孝廟時有薦何仲默于輔臣劉希賢者欲以備館選希賢不然其人再懇曰此子能詩他日當以詩名海內希賢笑曰是子薄福能詩何用仲默竟蚤卒今憐才之士多不滿於劉公予謂裴行儉薄視四傑所謂略春華而取秋實長者用意不爲無見蓋少年新進之輩爲才所役多敢于有爲而老成持重憂國愛民者另具一種懷抱也

自古帝王以布衣有天下者三代以還至于今日惟

漢高祖與我 朝太祖高皇帝耳劉宋非一統朱溫
盜賊不數也兩主各提三尺劍不階尺土漢以五年
今以六年是成功之易同也高祖除暴秦之苛慘而
開天下以淳厚之風我 太祖掃胡元之污穢而闢
天下爲文明之治其魏煥之業同也高祖先據蜀漢
而定三秦取代取魏取趙下燕破齊而後蹙項氏于
烏江我 太祖先據金陵而定兩淮取漢取吳取閩
定廣而後驅大元于漠北其平亂次第同也漢留侯
爲高祖之師鄒侯爲相而以信布爲爪牙掃境而任
之我 太祖誠意伯爲師李韓公爲相而以徐常爲

爪牙亦掃境而任之其用賢不疑同也漢祖有滎陽
之阨得紀信之誑而免我 太祖有鄱陽之阨得韓
成之誑而免其獲節士之用有天幸之福同也一統
之盛如金甌無玷缺亦同也而漢祖不及我 太祖
者有三事漢初得天下卽有白登之圍其後陳豨反
韓王信反盧縮反黥布反是時信越受戮國無良將
戰必親行竟殞流矢而我 太祖享太平全盛之福
二十餘年一不如也高祖晚登宸極日不暇給規模
制度大抵襲秦我 太祖享國長久儒碩登用監視
歷朝損益百代諸儒創造 宸衷獨斷于是禮樂文

章煥焉可述而紀綱法度纖悉備具此二不如也漢
呂氏淫悍凶虐幾危劉宗高祖明知之而莫可奈何
我 聖后賢明逮下卓有姪姒之風家法森嚴閨門
整肅此三不如也我 朝與漢同者五漢不如者三
據五者之同即當有卯金四百之祀據不如之三又
當衍過曆千載之長昔漢至元成已丁三七之厄我
聖朝三八已過而海宇清寧過漢之曆所不必言更
能賢聖繼作緝熙罔間是杞人之所私憂而屬望者
也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好尚趣舍各有肺腸易牙所調

天下以為適口然古有棄八珍之美而獨嗜鯁鯁至
一食數鉢而不厭者沈檀伊蒲貴賤等其欣慕而海
邊逐臭之夫非穢惡不喜毛嫱西施世所稱麗人也
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麋鹿見之決驟固不可以
一人之好尚而必天下之皆從矣又不可以一夫之
論議而定天下之予奪矣堯舜禹以其身勞天下至
今猶被其澤議者曰以天下為桎梏者三聖人也至
引鰲黑瘦癯胼胝以為戒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
順乎人而當時以為口實後世以為慚德扣馬而諫
者指斥其不孝不仁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禹既

沒益豈容不避其子說者曰何其不度而無耻夷齊之義萬古以為美談而高世之士謂其以身殉名且曰二子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其失性命之正則一也季子讓國光於泰伯而世儒以為兆亂孟子七篇仁義之談命世亞聖之才也李旰江以為其書當廢至生平不一過其目南華之奇婉于道德老子以下諸子無有及者而人多以為荒唐之言矯誣之書有披誦盈尺即止者周禮周公所以致太平而世疑為戰國陰謀之籍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辛勤三十年桓譚稱為絕倫必傳者乃有比之

吳楚僭王誅有餘罪離騷之文三百篇之亞也後已尊之為經而劉歆之曰予讀離騷方見其狂死其宜也諸葛孔明三代遺才司馬仲達一世之雄與之對壘至畏之如虎而陳壽史曰將畧不閑此猶謗書不足信崔浩亦一時俊傑而甚毀之以為不智寡謀比陳壽之談為更甚又有疵左氏非國語黜公羊以子長為淺陋疏略而鄙班氏為蹈襲者固不一而足也夫以上所論或神聖迪哲或碩輔名賢或立百代之章程或垂萬古之軌則皆論定於先世昭晰于方來而猶且簸唇舌弄筆墨以致雌黃况生同其時比肩

而立德者有同朝之忌窮者有相軋之嫌而能保謗
議之不生未之有也夫名猶的也自古聖賢懿行佳
言昭昭乎爲的于天下誰不彎弓而射之欲去其射
先隱其的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又曰魚相忘
于江湖吾安得知希之人而與之論相忘之道哉

隨筆卷八終

支離漫語卷二

玄羽外編四十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書藏

自昔稽古好文無如宋氏予考崇文總目學士王堯
臣所編次者合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其史館書目止
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卷而邯鄲李若谷家乃有二
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昭德晁公武家則有二萬四
千五百卷南宋淳熙間中興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
八十六卷反盛于前宋之世而其時錫山尤袤莆田

鄭寅所藏者幾二萬餘卷吳縣葉夢得至三萬卷可謂盛矣聞宋初有燕人田偉者家于江陵作博古堂聚書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黃魯直過而歎曰吾校中秘及徧遊文士圖書之富無過田氏又有濠州郭延澤者知建州代回居臨濠聚書數萬卷景德中遣使取三館闕書三千餘卷以進兩人古所未有昔稱鄴侯三萬軸張司空三十乘與夫惠子五車者何以過之至于尤延之葉少蘊多出手錄而延之卷卷成誦諸子弟及諸女皆日抄奇書尤爲難矣予每談至此面赤汗浹媿生人間

彭城劉

梁秘書監彭城劉孝綽宋僕射劬之孫嘗著書數十萬言其兄弟及羣從兄弟七十人皆能屬文三妹并有才藻適徐悱者文尤清拔所稱劉三娘者是也蔡中郎之女琰安石之姪道蘊孟堅之妹大家李去非之女易安雖各具才學而兄弟之盛文章之富無如劉氏蓋近古希曠之事也

女才

自古婦人唯子輿氏之母得爲婦之體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胡充華武才人俱以才色流

禍家國班姬徐婕辛憲英曹大家古今有幾人哉蔡
文姬卓文君聰慧無比尤善知音文詞傳世如白頭
吟胡笳十八拍雖膾炙人口終不可令孟光輩一見
也予嘗喜李易安詩文其小詞更新清倩麗綽約可
人父去非有文集行于世亦宋之聞人初嫁趙丞相
之子誠之時丞相權寵特甚易安嘗上以詩云炙手
可熱心可寒似亦高識之語旣而誠之歿遂失節通
張汝舟又恣情不檢流落江湖以死嗚呼令易安不
文與草木同腐可也如此舉措何用此多才乎

淵流

杜少陵之詩出于其祖審言眉山兩蘇之文出于其
父明允此人皆知之乃黃山谷亦出于其父亞夫人
少知者亞夫名庶慶曆二年進士其詩文尚竒崛有
伐檀集行于世昧子嘗爲山魃水怪者山谷祖之而
更造于妙是以獨步一時微獨詩文書翰亦然繇而
有會也義而有獻也大小米大小鮮于 皇朝如大
小宋大小文皆是微獨文翰理性亦然珣與孟叔交
遊而河洛之源有自松與屏山厚善而考亭之學厥
由至其青出于藍乃在竿頭百尺要之箕裘所本固
自不可誣也獨喜夫蓋愆之聖駢角之賢乃能濁源

而清流也此不可以尋常尺寸論矣

文士命薄

二陸爲晉初之秀三謝爲宋世之英文至二陸詩至三謝非兩朝絕唱乎迄今誦之猶令神搖氣王而五人俱不遐福二陸康樂死于刑宣城死于讒惠連以天年夭盛唐詩人亦多不得其死王子安盧照鄰李青蓮死于水駱賓王宋之問儲光羲亦死于刑陳伯玉王龍標死于酷吏蕭穎士死于逆旅顏魯公死于賊杜少陵孟襄陽王右丞俱流落不偶而歿蓋不獨二陸三謝可傷也豈造物獨仇文人哉儻文章福祿亦如鳥之翼足獸之齒角與其一損其一哉故揚州之鶴理無十全愚福蠢壽直宰嘿定諸公身後有名則生前去福乘除之理又何悲焉

不遇

盧照鄰常自以當高宗時尚吏治已獨以儒學馳名帝不用當武后時尚法已獨治黃老言后封嵩山聘幽隱賢士而已又以疾廢著作五悲文自號幽憂子宋亦有負雋才者上仁宗萬言策時方以靜養民謂其少年生事不見錄及神皇銳意求治新進者論議風生而斯人老矣故長沙條治安而通達之識卒難

合于玄默之朝江都對天人而渾醇之資終未當乎
雄略之主自古蘊藉須論遭逢何獨一盧生稱不遇
哉

琦玕子

元次山結作大唐中興頌一時文士共推之嘗隱琦
玕山著書名琦玕子中稱方國圓國有手無足國有
足無手國凡百國其說甚怪不足傳大都自雄其才
不襲前人一語與柳柳州意見頗同而柳州根經據
史所以至今不敢廢也予又見琦玕中有云人之毒
于鄉毒于國毒于鳥獸草木者不如毒其形毒其命
人之媚于時媚于君媚于朋友郡縣者不如媚于廩
媚于室人之貪于權貪于位貪于取求聚積者不如
貪于道貪于靜閑人之忍于毒忍于媚忍于詐惑貪
溺者不如忍于貧苦忍于棄廢云此雖無奧意特出
自創不拾人唾以為奇也

矜負

唐皇甫湜在裴晉公幕中晉公嘗修福先寺求碑文
于白樂天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
謝之湜卽酣飲援筆立就公贈車馬金帛湜怒曰吾
自爲顧况集序未嘗輕以文許人此碑字三千一字

三謙何遇我薄耶晉公歎曰不羈之才也一一酬之其矜負如此南唐宰相嚴實爲其父可求乞誌文韓學士熙載以名姝二人值千金加以雜寶將巨萬韓公卻他寶而受美人爲之作誌志成嚴相懇易一二字韓怒立遣美人還終不與易一字凡此皆氣凌一世近日士大夫都無此風操昨戚大將軍作新書求序文于王元美囑汪伯玉爲之先容以千金百彩爲贄此亦近長門賦矣他無聞

文福

自古文章名世而富貴風流放意泉石受清閑之福

者魏晉以來至今吾得三人焉王逸少謝安石白樂天王公少有美名奕世簪笏風流節行冠冕一時朝廷重其才器屢召爲吏部尚書侍中及護國將軍皆不就殷浩謝萬俱云足下出處關時之隆替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右軍終不從日以文翰山水自娛嘗爲臨川內史置宅于城東臨廻谿據層阜時時與賓客遊從温州城外百里皆荷花公乞守其地庭列五馬繡鞍金勒每出遊卽控之從南門登舟賞荷花人望之如神僊謝太傅神識沈敏風致條暢樓館亭臺列于東山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

集妓女百數廚饌日費百金又與支道林王逸少許
玄度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四十餘乃就仕
官至台鼎不廢遊樂白尚書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
文酒年四十卽乞休自號醉吟先生與嵩山僧如滿
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中山劉夢得爲詩
友皇甫明之爲酒友高吟舉白以此終身此三人者
倘所謂福慧雙修者耶

太樂丞

王績字無功龍門人通之弟大業時年十五謁楊素
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爲神僊童子薛道衡見其登

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舉孝廉授六合丞棄
官耕東臯自號東臯子性嗜酒簡放晚以大樂史焦
革善釀求爲其丞吏部駭其非流無功曰此有深意
無何革死妻猶日送酒及妻死遂歸于所居立杜康
祠以革配爲文祭之其所著名醉鄉集予常記其獨
坐詩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
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
涉方壺無功世族其通家賓友滿天下生理不于干
心得以一意世外不屈志于人求太樂丞雖則自穢
亦阮嗣宗求步兵之意此亦福慧雙修者因併記之

孝行昌宗

全州蔣舉至孝廬母墓有芝生于石紹興中旌表門閭至今子孫繁衍仕宦最多正德時少傅大學士冕其後也茲蓋四百餘年昌大其宗自舉一人荻芽哉又有更遠者興化林攢在唐世事母至孝有白鳥甘露之瑞其子孫皆登高科林藻林蘊兄弟九人俱名刺史簪纓世代不絕至皇朝尤盛林俊林瀚林廷機林廷梲皆其流裔也夫孝者庸德士君子誰無此心而兩門獨荷天眷如是之盛豈造物假之以爲勸耶今人不務修行稍有拂抑謂天文汶汶不知汶汶正

昭昭耳

文章竒怪

司馬子長作長卿傳其文類長卿韓退之作樊宗師誌其文類樊宗師歐陽永叔謂其才過之故兼之也樊宗師文章竒澁人不能句常作絳守居園池記永叔跋之云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自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讀此可想其玄竒矣近世江孔暘文亦如此王孟澤嘗有長句嘲之其語意不下歐公如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竒百怪難

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
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幽索隱苦不置一言忌
使流俗同讀此半篇豈見竒怪李于鱗人亦不能句
然出入先秦尚書江孔暘則出獨造所以不能傳

禽客花客

宋李昉在安陸州嘗繪五禽于壁間號爲五客堂以
鶴爲僊客孔雀爲北客鸚鵡爲隴客鷺鷥爲雪客白
鷗爲閑客予益爲十客以錦雞爲文客雁爲信客鷓
鴒爲吟客燕爲說客鴻鸕爲巫客亦是詞林中一笑
宋姚伯聲繪羣花爲三十客圖以牡丹爲貴客梅爲

清客梨花爲澹客酴醾爲才客芙蓉爲醉客揚州瓊
花爲僊客餘者未傳予因而足之大都莫或出此以
簷蔔爲禪客菊爲隱客蓮爲淨客蘭爲幽客蕙爲雅
客海棠爲睡客芍藥爲富客李爲繁華客桃爲麗客
杏爲傳臚客紫薇爲青瑣客石榴爲朱衣客水仙爲
潔客玉簪爲素客金釵爲艷客萱爲忘憂客葵爲貞
客桂爲青雲客海紅爲抱丹客楊花爲風流客合歡
爲情客紅梅爲耐寒客木槿爲方外客茨頭爲玉顏
客芸香爲藏書客此數十種可圖可詠餘似不足入
品

多師

史稱夫子入周問禮于老聃問官于郟子學琴于師襄學樂于萇弘聖人獨稟全智其好學多師如此范曄後漢書言邴原字根矩童齒之中嶷然有異質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故漢人語好學多推邴生朱元誨自少穎敏過人爲兒時畫八卦靜觀之及長則師劉屏山子翬胡績溪憲李延平侗友呂東萊祖謙張南軒拭故其學集諸儒之大成我皇朝先輩雖倫魁鼎甲不耻事人如羅一峰三謁吳聘君不得見是也萍鄉黃子澄少有重名嘗受易于歐陽貞受書于周與學受春秋于梁寅兼通五經以弘濟自任靖難兵入死義今人讀書稍知章句卽眇視前輩徼倖一第便謂無復事學豈知古之學者自少至老都無息肩之時以夫子大成之聖其師不一而足况衆人乎

字說偶書

蘇明允仲兄渙舉進士歸明允更其字曰文甫而爲之說明允說在故今天下知有文甫也乃明允則屢科不舉落魄儒生耳今億千萬年老蘇子直欲與三

辰五岳爭久近彼文甫蟻蠊不啻矣然此其小者也
韓退之子袞狀元及第而退之卒不得舉宏詞科乃
退之名齊山斗而其誰識韓袞何物然此其遠者也
我明興尤重科目哉建文時崇仁吳溥會元官
少司成成化時餘姚王華狀元官大宗伯兩公人鮮
識者溥之子與弼講明理學敬齋白沙二派皆出其
門英廟聘太子師友不就華之子守仁由主事直
言竄逐幾死而以定難開茅土明道祀學宮一布衣
一小官頡頏于伊葛幣聘之隆揖讓于條絳安攘之
績而沈酣于程朱述作之場今天下談聘君新建不

絕口而溥華以子故時亦及之此其科目沈淪人乎
亦不朽之業別有所屬而不係于科目乎世俗之言
曰解元會元狀元一生喫著不盡予亦曰立功立言
立德百世享之不盡此語度長較短似不脫勢利中
氣味而用以解其無聊兼作進修一砥礪云

周漢二事

夏豢龍氏所豢之龍遺有滌夏王命藏之篋中歷夏
而商而周近千年未之發周幽王初立欲視之一發
而流溢不可收宮女遭之有娠產一肉毬棄之野先
是周有讖云櫛弧箕服實亡周國二物禁甚嚴適有

夫婦鬻此器于市者有司捕之其人逃野拾女孩實
自肉毬中出奔往褒城育之長大容色絕世褒君以
進幽王王嬖之國亡東遷又周之中葉沙麓山崩晉
史卜之曰過此六百四十五年有聖母生于此後漢
孝武時繡衣直指王賀孫翁孺徙居魏郡正當其時
與地女孫王政君生孝宣帝聘爲太子妃太子卽元
帝妃實孝元皇后也姪莽代漢因緣椒寢而王政君
亦尊臨三朝夫此兩事一在千年外亦在六百年外
禍發如響幾先若神天有意乎其無意乎以爲有意
也而陰遺禍胎似非好生之心以爲無意也而密授
亂芽誰爲主張之柄世儒高談天人以窮理自命事
理至此其可窮乎屈子天問非無意也

支離漫語卷二

玄羽外編四十四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崔盧王謝

博陵崔氏自駟以博學著名漢代駟子琦瑗瑗子寔
 孫琰曾孫僕射讚吏部尚書洪洪子散騎侍郎廓孫
 綽綽子中書博士鑿鑿子儀同三司康孫安平縣男
 仲哲武邑太守辨辨子散騎侍郎景雋光州刺史挺
 挺弟尚書右丞振挺子尚書行臺孝芬辨子侍中楷
 相州刺史模模子平州刺史士元江陵總管士謙挺

孫大司農昂尚書僕射暹孝芬子尚書右丞勉及郡公猷大將軍仲方廓子協律郎孫侍御史仁師曾孫中書令湜觀察使衍相國造相國損相國祐甫又頴生八子皆有才學世亦號八龍最著者給事中瑄嶺南節度使珙河中節度使璵璵子澹亦相國自漢至唐仕宦中摘其輝耀史冊者已不啻什百而其餘尤未易殫述寓內獨范陽盧氏與之媲美盧自尚書植以斯文自命植子毓毓子欽孫謀曾孫玄歷北魏齊周隋唐七八百年賢哲挺生金紫屬路他姓不得而擬之故江左有王謝中原有崔盧門第之盛殆卓絕

古今已

太原瑯琊

王氏出虞舜之後布散于諸州而太原瑯琊兩宗各極其盛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來將相多出其宗而讀史不熟者往往混瑯琊于太原莫之辯也予考太原漢則司徒允高士烈晉有王昶昶子渾湛從子沈渾子濟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并濛蘊恭爽僧辯玄謨軌則珪縉維宋溥俱宰相此太原一派瑯琊則太保祥丞相導導子洽孫珉珣從子羲之羲之子徽之獻之孫華弘曇首僧綽僧虔儉暕至唐王方慶則為

瑯琊一派較太原又愈盛焉王氏信多賢而兩宗則稱並盛云

龍生

高祖未生時其母與父偕行澤中忽大雷雨相失父見青龍蟠其妻歸而有娠以周赧王五十九年生季于沛卽高祖也小傳稱秦始皇帝欲填東海龍女來惑之與始皇交而有娠後奔入海棄其子于岸楚將項燕因獵得之及長身長八尺力能扛鼎卽項籍也其時蜀朐朐山有婦人于湯谿水側遇龍生子名嘉衆問吉凶巧發竒中高祖入蜀嘉勸還定三秦高祖

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爲廷尉食品朐朐今雲陽縣是此人勸漢定三秦亦是翦楚意秦皇楚霸輾轉俱滅于龍乎古今傳記未必盡誣也薄姬言于高祖曰妾夜夢黃龍據其腹此何祥也高祖曰有是哉吾爲汝成之一幸而生文帝自古聖賢之生與衆庸異扶嘉生而通神項王生而勇冠千古高祖生而繼虞夏商周之統孝文幾與殷宗周成王埒卽不命之爲龍不可得也晉太康中平陽有韓媪者常于澤中獲一巨卵歸而育之出一嬰孩字曰櫛兒年四歲有神智劉元海修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櫛兒應募身化

大蛇前行令韓媪以石灰記其迹城成奔入山使者
隨之入一穴有尾數寸在外斬之而泉出遂成大池
名金龍池此與扶嘉助漢祖意同而身不享其報似
爲過之

留瑞

王右軍爲臨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
墨花科第必盛韓文公貶潮嘗于金城山植一木今
不識其何名但稱韓木土人視其花之疏密以卜登
科多寡眉山三蘇祠中有二池遇大比蓮開並蒂必
有登科者夫池水卉木俱無情之物而留瑞至今此
天乎抑人乎孰主張是也無亦諸公取造物之氣過
多而不朽之文名世之筆尚不足洩之耶

郡名

項羽遣英布弑義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聞
而義之號其郡爲義陵公孫述據蜀犍爲不肯從世
祖聞而義之賜郡名漢嘉隆準祖孫其舉動不謀而
同雖欲不爲帝王不可得也

嶺南氣候

韓退之記連州詩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桂林郡
志稱其地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

而龔茂良記端州詩曰晴雲當午僧揮扇曉雨生寒
人著綿此是嶺南天氣候日中常有四時天陳亨伯
記貴州亦云冬來行部駕輶車一日之間氣候殊朝
衣駝裘暮揮扇未應風瘴得全無按四州之候大略
相同而諸名公詩記徃徃符合非有龔也嶺南與中
土別一寒暑而宋唐士君子得罪者悉投之甚于鈇
鉞矣近日縉紳無遠謫之法止于革職閑住雖間有
發戍邊衛然亦千百中一人可謂浩蕩之恩且嶺外
開拓既久頗同腹裏不似徃時所謂大法場小法場
之甚而仕宦者多無恙豈天地之氣亦與 皇仁同

運也乎

詩識

黃山谷謫宜州卽今慶遠府也嘗寄翠岩禪師詩云
又將十六口去作宜州夢竟卒于宜人以爲讖秦少
游謫藤州今梧州府藤縣嘗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
香不知南北竟卒于藤人亦以爲讖兩公俱游二蘇
之門其不幸亦同然吾聞章子厚忿東坡貶已制辭
及元祐諸賢受貶制辭又出子厚之手子厚素善謔
于東坡擬儋州取儋字與子瞻字近也于子由擬雷
州取雷字下半類由字也于魯直宜州取直字卽宜

字下也有道人言曰儋字有立人子儋其無恙乎宜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歸乎雷字有雷雨在田之意子由其未艾乎既而子瞻得量移汝州魯直卒于宜而子由歸又與范呂同在相位果知道士之言更又一讖也

神剏祠宇

潯陽東林寺爲遠公道場其宮殿皆神運梁木儒釋傳記咸誌之荆門玉泉寺爲秀大師道場關將軍曾顯聖受五戒其宮宇俱神剏造三日而成荆州上玉泉迦藍圖于晉王廣廣言之朝隋文帝賜額曰敕賜

玉泉寺開皇之某年也荆州誌與傳燈錄俱載諒非矯誣乃知仙佛之蹟無地不彰宇宙之間何事不有

兄弟仙

茅氏兄弟三人居三茅山仙而去匡俗兄弟七人結廬匡山仙而去何氏兄弟九人居九仙山亦仙而去我眉九老仙人洞亦云十王子遊山九王不歸一王歸而立之此九王者俱仙而去三茅在今應天句容匡廬在南康九仙在福州我眉九老洞在漢嘉且神仙豈有類乎何兄弟之盛如此然旌陽雞犬淮南賓客古固有拔宅之事兄弟俱仙何怪也

荆公薦士

孫季孫監饒州酒稅嘗題詩壁間云風吹燕語落梁
間底事來驚夢裡閑說與傍人都未信杖藜攜酒看
芝山芝山在浮梁縣南王荆公提刑過而見之極爲
賞歎遂令攝學事後屢薦之盧秉爲江南小郡司戶
參軍嘗題傳舍壁間云青山瘦馬病參軍旋糴官倉
置酒尊但使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荆公亦
賞歎屢薦至大用此公儘有前輩風流與忌才防賢
者隔天淵至新法之行遂令天下正人君子結舌嶺
海譚者乃與李林甫盧杞同類而訾之誠可惜矣

周昭楚義

周昭王南巡楚子以膠合舟乘昭王昭王沈于江當
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討也至齊桓葵
丘之會管夷吾始引而責之楚雖不服而其心已屈
故請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之孫心爲主項羽大
破秦兵宰割天下佯尊懷王爲義帝密遣英布弑之
江中亦楚子沈昭王處高祖納董公之說三軍縞素
數羽之罪因而滅之蓋弑君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
間齊人遠引之而服楚漢人近仗之而滅項至于楚
子周臣也而身弑昭王項籍楚人也而亦身弑義帝

玄衣外編 卷二
膠舟之事雖在數百載前而兩主被禍之慘則在數
百里內是亦大報應也獨當時造膠舟者閹漏誅而
遣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共賊
之則其報不在身在子孫矣

域中諸井

天下事有可以理格者有不可以理解者吾姑以一
事論許州長社有七星井汲一井而餘井皆動道州
九疑山有九井汲一井而八井皆動郴州有潮井一
日三湧延州有暖井時當極寒衆水俱冰此水流溢
甚濟居民燕京安定門外有滿井其水常溢環之以

石高數尺水猶溢出二石渠引爲二池晝夜流注池
亦不盈臨邛蜀簡于高祖入關時俱有火井王莽居
攝火滅南陽兵起復熾獻帝時又滅昭烈入蜀孔明
請往觀之一顧而熾至今尚存平陽城南十里亦有
滿井應州有金鳳井晉王李克用生時金鳳從井飛
出李嗣源亦生于側號金鳳井重慶君井以井水盈
涸卜牧守賢否毘陵劔井每有瑞氣騰騰郡中士人
必登高第或入宰執自胡忠安以下歷歷可記巴州
有虎井在州學凡有聲出如雷必有登科者夫汲一
而餘動無乃氣脉相通乎胡以諸處俱應也暖者伏

陽在下乎豈他獨無伏也一日三湧協潮信乎獨協
一井何也火應火德滿應王澤金鳳之飛天啓雄傑
此不必疑君井瑞井虎井又以人事關乎地氣其端
倪愈莫測矣措大輩局指頂之眼于壁隙中槩曰無
是理彼寧知六合之內六合之外何者當論何者當
存乎可發大笑

眉人著述

眉山自宋以來文士輩出其有作而未顯于世者甚
多顯于世而至今淹沒者亦多茲以傳誦天下可考
見者姑爲錄之田錫字表聖眉州人中興國三年進

士及第歷官諫議大夫以直諫名所著有咸平集五
十卷孫忬字夢得眉州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
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忬中進士甲科屢官翰
林學士承旨參大政謚文懿所著有文懿集三十卷
蘇洵字明允以歐陽公薦除校書郎修太常因革禮
一百卷所著有嘉祐集十五卷蘇軾洵長子字子瞻
號東坡居士嘉祐中進士屢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
禮兵二部尚書卒贈太師謚文忠所著有東坡前集
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
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別集四十六卷詩四十

二卷共計一百九十卷外註詩經解尚書解論語解諸書蘇轍洵次子字子由別號穎濱遺老與兄子瞻同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卒贈太師謚文定公所著有樂城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五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共計九十七卷外註詩經傳春秋傳中庸解老子解古史等書唐庚字子西眉州人登進士第文采風流人謂小東坡所著有子西集十卷蘇過字叔黨世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終于通判中山府所著有斜川集十卷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也所著有九峰集四十卷李燾字仁甫

眉州丹陵人官至敷文閣學士所著有文簡公集一百二十卷通鑑長編一百八十卷歷代宰相年表三十四卷天禧以來御史諫官各年表三十卷任伯雨字德翁眉州人仕至右正言極論蔡卞章惇等貶嶺外有得得居士顛章一卷行于世任盡言紹興未進士伯雨之孫官直秘閣所著有小醜集十二卷續集三卷彭百川字叔融眉州人嘗著宋朝治迹統類七十三卷照通鑑本末條例為前集四十卷中興後事為後集三十三卷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仕終殿中侍御史陳後谿嘗以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

比王龜齡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家鉉翁諸公俱有
著述宋亡不仕未傳此見眉山在宋世文獻之盛自
元以來至今凡三百載雖仕版不至乏人而文學深
媿于古夫非後進之責乎

西蜀文章

自昔文章之盛秦漢以來蓋無如吾蜀士云西庭之
業子雲長卿爲之冠盛唐之藝李白子昂擅其長隆
宋之文蘇氏父子並其美彬彬茂以加矣在我朝
則獨少讓焉不知地氣有衰旺耶人事有污隆耶慨
自國初至今烏傷金華諸公開之以溫潤北地信

陽二派挽之爲高古濟南吳郡五子振之爲奧博不
謂愈復古乎而卒不聞有一蜀士與之抗衡獨楊用
修嚴步武耀旌旗期以馳騁中原而齊晉強國方且
屏秦伯于戎翟棄吳子于蠻裔不使與中國會盟假
吾太白子瞻復生彼安敢崛強乃爾嗚呼岷峨江漢
自昔奇秀甲于天下于人亦然起衰挽頽責在後之
君子

著作之難

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得董襲撰次乃成桓譚著
新論未畢而終賴孟堅爲足其半陸平原臨終他無

所念惟以子書未就而長歎不輟竟無有贊成者司
馬談世掌史職西漢書至子遷發憤而後傳班孟堅
自其父彪已號通儒承父志作東漢書亦以狂狷不
終而成于其妹曹大家之手郭景純操筆札半生註
成爾雅約之不過二三千言左太冲賦三都几席牆
壁皆置筆硯抽思十數年僅而得就古人著作非故
爲艱難不如是則不久傳也孔子生民以來一人于
詩書則刪于禮樂則定于春秋則存之去之不立私
意獨易乃作十翼他經無一字也漢之諸儒專門名
家如焦氏之易毛氏之詩孔氏之書戴氏之禮何氏
之春秋篤學一生始成一家言後儒注四書注五經
注百氏修史正禮總之隻手吾懼其草草已

支離漫語卷三

玄羽外編四十五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周秦漢

周平王東遷告諸侯曰有能驅犬戎爲我復不共戴天之仇者以岐周八百里之地與之秦伯應命而起逐犬戎出塞遂有西京當其時嬴氏必有天下不待智者而知也故周之亡也不在赧王入秦之歲而在平王東遷之時衛公孫鞅聞孝公招賢西入秦三說孝公而後契合公舉國而聽之卒變秦法孝公強諸

侯弱而秦有天下然秦終以執法速其亡故秦之亡也不在于嬰繫頸之日而在衛鞅入秦之初周赧王五十九年朝于秦秦王遷之別所而郡縣其地是歲周亡沛人劉邦生故繼周而興者不在過三高五之始皇而在嗜酒落魄之亭長嗚呼茫茫天道遠矣哉

用法

黃虞之治行于新莽之朝卽爲厲階成周之書出于安石之手卽爲亂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無紀律也而宋襄以此亡國義兵不用詐謀苛計非不正大也而成安以此滅身詩書何至于害事而漢高果

以不事而治安孝武則以表章而虛耗儒術何至于亂家而孝元果以好儒而基亂宣帝實以襍霸而中興文皇未遑禮樂光武不任三公皆有戾于古道而兩朝隆盛千古罕儔漢武帝晉簡文隋煬帝唐明皇陳後主宋徽宗元順帝文章技藝妙絕古今至梁武帝父子著述尤富皆無補于亡國亂朝唐明宗目不識書而較五季十二君爲最賢卽位以來時獨康泰此果在人乎抑果在法乎黃虞成周之治果不得行于今日乎詩書文字果無益于世乎抑用之者之過乎其別有說乎

才法

天下有才有法婁輸之明巧才也而規矩法也弄之巧力才也而穀率法也然有才與法而相稱者有才超于法之外者譬之文章盲叟之春秋傳屈平之離騷子長之史記皆有所祖述是才與法兩相稱若漆園之南華則從虛空中闢一新世界前無所師後莫與京非才超于法之外乎晚世作者如昌黎宗孟歐陽學韓少陵慕陶各守其法以盡其才而獨李青蓮蘇東坡似又超于法外不可以尋常蹊徑較度矣戰陣亦然自古將帥誰不以紀律為尚籌略為本而韓

淮陰用之每每蕩于法外烏合者多敗彼驅市人而與之戰亦足使赴水火得地者不敗而彼行背水陣斬代王兵家忌常勝忌老師忌深入彼自定三秦以來即請三萬人滅魏滅趙下燕破齊乘勝遠鬪摧諸強國如拉枯朽即拔山蓋世之雄亦竟顛倒于筭中而莫能出兵家所忌曾得而拘之哉後來岳武穆每戰多不用兵法宗忠簡愛其才欲教之陣飛辭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當其時所將止五百人而王善梁成等各擁數十萬眾望風逃匿揚么據洞庭眾號百萬公定策以八日擒之果如期

捷至潭州報張魏公魏公驚曰岳侯神筭也兀术從海上起即用柁子馬捲南人如風掃殘葉而亦困于公為之大慟故才超法外古今惟韓岳二人技藝亦然盡至顧陸僧繇入妙矣而吳道玄獨恍惚變幼莫知端倪其運筆起止或從肩落或從足上隨所至即臻妙境此亦非才超法外面能然乎鍾司徒慕蔡中郎筆法至于嘔血後二王學鍾梁以下學大令唐以後宗右軍未有不以書法展其書才者張長史獨不然曰吾見公主擔夫爭道而悟筆法之意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筆法之神即以頭濡墨灑沫壁上次日觀之以為奇絕醉後落筆燿如雲煙然則才超法外無事不爾

世變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管晏何也戰國時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豪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于下信然矣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王安石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其法亂天下

者乎乃後世爭用其法不宣我 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事所昕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酤間架保馬保甲免役諸敝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佳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安石輩也嗚乎世道日趨不知何所底止雖周孔復出不能挽既倒之瀾矣而猶有欲議井田封建于今日者抑何腐耶夫三代盛際知不可觀安得復見文景之世與貞觀開元初載及我 孝廟之臨御時乎

四代之亡

自秦以來其所以失天下皆可知也秦以強暴孤億兆之心二世立非其次君驕臣諂海內土崩此其自取漢之衰也無大失德唐宋亦然漢以強臣唐以強藩宋以強狄此人皆知之而其實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温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感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

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蘇子曰宦官之禍如毒藥猛獸遇之者未有不裂肝而碎首也昔哉言乎而脫以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等數十餘輩分布天下以剝元元之膏血而以瓊林大盈之故舉神器而一擲者嗟嗟豈不危哉豈不危哉

羽信相角

程伯子云今楚霸王與淮陰侯各提十萬衆對壘以决雌雄不知畢竟如何予謂終為淮陰所弄耳第大費手竭盡囊底智乃有結局如屠龍刺虎然當淮陰登壇而陳數語已露擒羽之術羽生平盡為勘破蓋

已為籠鳥穿獸及還定三秦之後遂請三萬人欲以
北舉燕趙東破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漢王會于滎
陽以滅楚皆懸斷數千里外越十數強國如譚無人
之境而又卒如其言誰謂提十萬衆相持扛鼎之夫
而不足別雌雄也假令一出而即與楚王角想亦智
勇俱困不若留耐敗能忍之高祖以當橫流而提輕
兵出楚人之不意取魏滅代仆趙下燕而破齊此皆
羽之援也手足已削還而絕糧道則又潰其腹心羽
烏乎不亡故羽之命懸于請兵之一言而决于高祖
之能聽信與高祖謂之千古一人可也

信無對手

淮陰登壇而論天下之勢有如觀火下壇而連百萬之衆有如破竹秦三降王一舉手輒糜爛而後請兵長驅席卷天下乘勝遠鬪鋒不可當楚羽自謂振古英雄亦怵心而破膽不得已遣武陟約共分天下鼎足而立此非虛語真畏其鋒乃信何以至此哉由今思之亦與之遇者無對手耳彼二秦王皆奴才豹歇孺子陳餘田橫名雖重亦不足為淮陰穿鼻及與蓋世拔山者遇正強弩之末手足俱翦九里山迷竟陣身且陷大澤矣安得建招搖齊步伐與淮陰一從事

中野乎後來漢世祖魏武帝唐太宗亦是前無對手故不勞而成功及魏武與孫劉瑜亮遇于烏林則幾狼狽所以卒成三分高歡宇文泰智力相埒大戰六年而雌雄不決是謂兩相對手譬之奕碁兩手對則勝負難分最苦者祖士雅有大志而才亦足副僅不能有中原尺寸地則何以故彼不幸旂鼓相當者乃雄勇無敵之石勒况又虛已以下我我何所措其手足岳鵬舉亦然當朱仙之捷人謂金牌不召奄有河北矣嗟嗟此矮人觀場之論也當其時諸帥齊奮或可恢黃河以南倘岳家獨進猶有遺憂蓋兀术之

才未可輕易此士雅之石勒也然此可為知者道

南陽草廬

諸葛孔明瑯琊人而寓居南陽結廬于新野之卧龍岡豈無意乎以南陽世祖中興之地彷彿有伯升兄弟及耿鄧之儔蓋逆知漢紐將解奸雄鷹揚懷恢復之洪圖有待而思騁也又以龐德公叔姪司馬德操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諸君俱密邇可資講習而乃卜築于此乎彼雖具命世大賢之資而不敢一日忘學問不可一日忘切磋故一出而伯仲伊呂學固深哉然而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亦有

微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春秋之世楚人僭號問鼎天王為贅疣矣管仲起而尊之七雄割據周室如將燼之灰不足嘘起楚齊三晉皆異姓獨燕召公之後而召公文王子武王弟堪翼之以拒虎狼之秦樂生起而輔之彼孔明自比管樂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乃于比擬間微示其意而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而于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主可發一笑云

淮陰有後

淮陰侯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

吾鄉有韋士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
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
為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
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
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我與趙佗
善佗亦重淮陰侯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
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侯功塞宇宙天必不欲
絕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
今其族世豪于海壖聞有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
之詔勒之鼎器夫呂氏當惠帝末已無血胤而淮陰
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
比于程嬰有幸不幸耳

賈太傅語

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故
夷齊遜逃桓糾攻戮延陵避去僚光篡爭堯瘦舜黜
禹胼胝以為天下而許由巢父不聞理亂于箕山要
離燔族聶政剗腸泓演納肝豫子漆身以留名而南
郭肩吾蒙莊陸通匿迹逃名而惟恐人見夫趣舍萬
殊靜躁千致欣於所之各適所適惟自遂其本懷何
羨人而忤已皆所謂逍遙遊也竊悲世人見榮遇權

貴則嚇值貧困澹泊則憂不知寄生有限倘來不常
恍電光之過前誰隻立于千古予因賈子四語而爲
之演其旨如此

讀戰國策

六國之君勢如連雞六國之士貪于鬪狗蘇秦連六
雞以拒虎狼之秦故從不久而自解張儀啗羣狗以
數萬之金故金未盡而卽鬪使六國各如越勾踐雖
會稽五千亦足定伯奈何志在雞口足矣誰復有憂
其將亡而臥薪嘗膽也者使羣士皆如魯仲連侃侃
有蹈東海之氣秦安得肆然而爲帝奈何搖尾狺狺
者衆矣誰復有頡頏一世而鴻鶩鳳舉也者予讀國
策一過感而書此

河間傳

嘗讀河間婦人傳怪柳州議論過情及中年閱世頗
久見天下有初者衆克終者難不獨發柳州歎也漢
有拒莽之義士晚以逆敗晉有陳情之孝子終以汙
聞劉宋有郤金拒主之清流後以賣國負謗人情險
于山川難于知天變于風雲熱于火忽寒于冰淪于
淵復飛于天不可信也如此安得以一節而定人生
平乎

人才

三代而下人才莫如兩漢哉留侯進退智矣鄼平陽
養民仁矣淮陰條侯之用兵武矣絳之平亂博陸之
擁立忠矣高密好時之籌筭略矣武鄉之復漢智仁
忠武略而兼之矣雖置之十亂中無媿色唐不及漢
宋又不及唐房杜雖賢在鄼平陽度內汾陽之量亦
居博陸條絳之間韓范司馬學稍正志稍大而才力
疏於諸公明誠意可方留侯而度不及中山之于
淮陰也仲而伯之蹇忠定馬忠肅劉忠宣王端毅楊
文忠王新建或者絳平陽條高密之鴈行耶然自漢

至今無武鄉矣

道術

天下道術多矣顧人所以用之耳用之大則大用之
小則小南華經云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
以緝澼爲事有客以百金求之還說吳王冬與越
戰以其術大敗越人裂地封侯夫術一也一朝鬻百
金宋人喜過望矣而焉知客挾之以博茅土耶吾借
莊生譚而廣之養虎者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是欲
避虎之怒也此非道家致柔之旨乎而獨不可取之
以防逸慾養鬪雞者不使其虛憍而恃氣不使其應

響影是欲全雞之神也此非兵家作氣之說乎而獨不可取之以培浩然今主張名教者爭排佛氏不知佛氏之學精博洪邃使堯舜孔顏見之未必不有所契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何必以華夷限哉然可爲知者道

焚書報

報應之說君子鄙言之然亦宇宙間必然之理吾觀秦皇李斯燔書坑儒之事此古今大報應也夫秦之亡在立胡亥胡亥得立在扶蘇之監軍而扶蘇之北去也實以諫始皇坑諸生而去當始皇怒逐扶蘇則

秦之亡形已決若六籍不焚諸生不坑則扶蘇不去左右而斯高之邪謀何自發始皇死太子立暴主斬又瘡殘之餘而得守文者一休養之未必不少延數世也奈何書焚儒坑扶蘇去始皇病蒙毅遣而斯高以胡亥爲奇貨矣惜哉六經之灰未燼三月之火卽延諸生骨未寒而嬴氏已無噍類且并斯高之族亦赤焉報應何彰明較著也此在帝王且然而今乃有一介士徼倖際會卽窺國憲如故紙視民命如草菅罷官猶馮藉縉紳富厚勢以奪人良田美宅自謂上天贖贖而已有默筭矣

支離漫語卷四

玄羽外編四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帝王

予覽歷代帝王自堯以下可指數也有以諸侯為天子者堯禹湯武秦始皇唐高祖有以匹夫為天子者舜漢高祖劉宋高祖裕朱梁太祖溫及我明太祖有以宗室為天子者漢世祖蜀漢昭烈有以大臣輔政為天子者舜禹魏文帝丕晉武帝炎齊高祖道成周高祖泰齊文宣帝洋南唐主知誥有以將帥握兵

爲天子者梁武帝衍陳武帝霸先漢高祖知遠周太祖威宋藝祖匡胤有以夷狄入中國稱天子者漢主淵趙主曜後趙主勒燕主皝秦主堅後秦主萇夏主勃勃魏主珪周主泰後唐莊宗明宗晉主敬瑭金主阿骨打元主忽必烈有以外戚爲天子者新室莽隋文帝堅有舉孝廉爲天子者魏武帝操吳大帝權有以儒生爲天子者梁武有狀元爲天子夏主遵頊有先爲僧而爲天子者唐宣宗有先爲盜而爲天子者梁太祖有以婦人稱天子者武氏璽以布衣起者自舜以下凡五人漢宋梁及我 高皇帝皆在徐濠之

間異哉

偏霸之臣

偏霸之主幾有天下者未必不由能臣魏之荀文若也吳之周公瑾也燕之慕容玄恭也秦之王景略也雖漢唐定國之士無加焉或者曰文若沽名夫死生亦大矣名果可以死沽耶或者又曰景略忌夫景略爲其主已亂非爲身而忌也臨終數語區區一念豈忘中國哉吾於二公乎有深悲然是四子俱以不壽考終固知魏吳燕齊之不能一天下矣

滅國報

世之敢爲非常之事者多以天爲茫茫自謂人謀所及天且弗違不知禍福循環每相倚伏善惡之報速於發機秦昭王五十七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梁武帝弑東昏侯覆齊祚是歲侯景生唐高祖武德甲申天下始平是歲武氏生太宗以丙戌年殺建成元吉受父禪初建太平之業而武氏已生二年矣此猶禍本之在外者也隋文帝滅周子廣生朱溫篡唐子友珪生俱以建國之歲而亡國者出可畏哉微獨世主人臣亦有之吾舉其著者晉賈充主弑高貴鄉公以開基于晉南風生竟以南風故赤族楚公素受晉王賂贊成獨孤之謀廢太子而立廣楊玄感生隋未亡而素宗先滅徐世勣進諛取容以陰助武才人幾亡唐室徐敬業生武氏未死而勣之後先夷報應固毫不爽也世之樂禍階亂者胡不取鑒於斯

萇弘血

傳稱萇弘死三年其血化爲碧此精誠之極可貫金石不足怪也漢未央宮鍾室舊址乃淮陰侯死處其草至今殷紅如血刻之復生齊樂陵王死于涼風臺臺下池水皆成血宋文信公遇害其日晝晦百官秉燭以朝者三日元君臣大懼以問張真人真人請加

封世祖下詔封太師信國公中書左丞相命王積翁
書木主索羅丞相初獻忽霹靂一聲徹木主于空碎
而下索羅大駭伏地詔改宋封二字乃開霽血雨半
晌信公精誠固宜如此革除二年我 成祖靖難兵
圍南京先是姚廣孝密請克城之日用方孝孺草詔
借其名聳動天下城破索孝孺孝孺斬袞執杖慟哭
故君 成祖曰奸黨蠱惑幼主吾欲學周公輔成王
故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既而言多不遜 成祖命
斷其舌以指梁口作成王安在四字于階石剗削不
去血痕如赤玉彼萇弘之石鍾室之草豈欺我哉

陳留寶雞

秦文公獵于陳留聞雞鳴捕之得石如肝祠爲陳寶
漢人尤重其祀濟南有雞山其神雞自鳴里中候者
獲之乃白石也亦有祠漢宣帝聞梁州有金馬碧雞
之神遣王褒求之今有碧雞祠昔人枕一石而臥其
中有聲鑿之得小雞雞與石何所胚胎竟不可曉而
况云有神以主之故宇宙大矣何所不有腐儒欲以
一局之見揣摩六合曰我窮理之學也何異醯雞乎

王杜二家

王右軍其子大令俱以書法名世其後擅名者如華

如弘如僧綽如險如智永二十餘代為臨池家宗匠
彼其先始興父子已稱善書矣故晉人以字雄千古
而王氏獨盛杜少陵以能詩名世而其孫如牧之如
荀鶴如莘老俱為詩壇中主盟彼少陵之祖審言已
稱盛唐絕唱矣故唐人以詩雄千古而杜氏獨盛夫
書詞士林一技耳且不可無源流何怪正考甫之後
生仲尼而微子微仲之後生正考甫哉彼微子者湯
之耳孫而湯則契之苗裔洪荒之民茹毛飲血與鳥
獸不大懸殊乃至五典敦叙百姓昭明巍乎煥乎迄
於今日誰則為之契也安得而不有湯又不有素王

哉故孔氏為宇宙中一大門第萬古莫匹今紉袴子
不識一丁與窮措大微倖一第即欲以區區官爵科
名豪凌于物不知秦醜繆三代史職而子孫羞認作
先人抑又何也

萬石五桂

漢文帝時石奮官至二千石子五人俱二千石號萬
石君漢宣帝時魏郡馮揚二千石子八人皆二千石
亦號萬石君馮多三子而奮之子慶則丞相漢代蓋
兩家萬石君也竇諫議之子竇儀等五子登科馮司
徒稱曰燕山五桂范掌書之子范致虛等五子登科

周益公稱曰方城五桂竇氏雖周末亦宋初是宋世
兩家五桂也今人知石而不知有馮知竇而不知有
范讀書不博明顯典故且孟浪而况經史中隱僻乎
故學不可一日已

勝國習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
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種類
而抑華人臺省諸司及郡邑正官必蒙古人參佐散
職乃間用華人選舉高等蒙古人次乃間以華人故
修潔士多耻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

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
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
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决
意不仕者斷其右指襍屠沽中人不能識有高飛遠
舉托之緇流者 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
人俱以瓌竒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
招提爲行童燕邸分封北平自請從王今齊河親手
補輯藏經猶存有遺像廣孝才智伯温之亞豈尋常
一秃師耶

中國夷狄

中國夷狄其猶天地之有陰陽乎聖神在上中和致而陰陽定位中國居內夷狄居外相安而不相犯卽如有苗不戢舜禹舞于羽下之不煩兵也自犬戎入中國逐幽王蓋曠古一大變秦一六合蒙恬將三十萬衆欲盡滅胡而秦已先亂楚漢之際中國龍鬪漢有天下冒頓蓄銳已久遂有白登之捷武帝愴之遣將出塞至漠南無王庭其後呼韓稽顙處之內地曹孟德又徙烏桓鮮卑等西晉永康中虜乃雲擾中國東晉之世瓜分其地而君之蓋曠古又一大變然四割五裂燐起螢散強如堅垂不能全據至蒙古統一

華夷蓋曠古又一大變矣嘗試以中國爲十分之數自晉元帝始迄于昌明百八十餘歲夷居其七華居其二劉裕削平僭亂華夷各半齊梁陳夷居其八華居其二隋唐三百餘載純爲中國晉滅梁迄後晉華居其四夷居其六周世宗至宋徽宗夷居其一華居其九高宗南渡金人入據其八華居其二元世祖至順帝一百餘載純爲夷狄自晉以來堯舜三代文物之地華夷迭主此何以故豈其如陰陽二氣乘除交錯莫之爲而爲耶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而純爲中國者已二百三十餘年所謂聖神在上中和致

而陰陽定位者億萬載無替矣嗚乎此泰道也保泰之道務使無毫髮之失使夷狄無毫髮之間可窺是生所深望於今日乎

孔老說禮

中庸稱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育峻極而有禮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道德經云失道失德失仁失義而後有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兩聖論禮如枘鑿而實若符契此惟冥心者得之孔子所指之禮從其本生論也遂古之禮也合道與德而言之也老子所指之禮從其末流論也衰世之禮也離道

與德而言之也孔贊其大而諱其流老悲其失而隱其初孔之悲在言外老之贊在意表孔欲援遂古以挽衰世老欲借衰世而還遂古摛辭不同處心則一不然老子爲周柱史掌典故數十年是斯禮之宗孔子聞而往學有猶龍之歡殆必感慨最深難于名言者豈枘鑿云乎哉昧者不知卽敢于非聖曰老子不知禮可謂耳食矣

所見偶同

予少時曾爲漂母論稱母爲異人欲以不望報之言悟淮陰侯耳彼其意不在食知淮陰之才足以立功

而又知其氣不能居功大略風旨與圯上老人同而後世不能窺見其妙予以此意立論自謂獨見已十五年前矣忽一日見輩持坊間論數十篇屬予選評偶見錢豐寰作此論詞意全同而引證摘發無處不合予爲赧然曰豐寰久著名不與僻居西蜀者等一旦有不相知輩疵爲拾唾不從吾漂母論始乎卽取其篇焚之又予年二十始讀道德南華諸書頗有所得道德首章予私意欲一字爲斷如道字斷下五字成文曰可道非常道名字斷下五字成文曰可名非常名有字斷下亦五字成文曰名天地之始無字斷下五字成文曰名萬物之母故嘗有斷嘗無亦斷下皆五字成文未方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子以質之達者俱蒙印可忽一日檢文獻通考載司馬君實曾如此說予又赧然乃知古今人所見未嘗不同孟子曰同然內典曰心印豈欺我哉而後乃今知悟解之貴精而聞見之尤貴博也

論衡秘玩

漢書稱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譚助不以輕示一人夫中郎之才苞董賈孕班馬而兼向雄非充所能彷彿而得其論著至寶之如琮璜琪璧古人

服善如此桓君山嘗讀太玄經以爲絕倫曰定非今世之文也意者聖人復生或云西蜀楊子雲所著君山訪之一見歸謂人曰其人在其書不傳百年之後自有識者今巖穴之士豈無篤學姱修言足垂世者乎而或僻處遐方窮老茅蔀或恬憺寡合不附青雲或貴耳賤目知音者鮮或爲妬娥眉所忌或謂名高識淺士所屏百不一流人間也古人不得已假之汲冢中出又假之名山石穴中出又托于玄冥使者授神禹又托于望門游夏親筆又稱無名氏撰咸慮其無傳爲此假托彼以蔡中郎桓君山輩世不多見耳

故知已難一時之知已易千古之知已尤難之難

非議

班固堅譏子長先黃老後六經崇勢利賤仁義等語而後人之譏孟堅也更甚柳柳州著非國語論而後亦有非非國語子雲之書當時以爲絕倫後世尊之爲經而又有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者凡載籍不得孔門表章悉爲隨聲附影者笑柄予鄉張相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于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奧于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

文苑英華卷四
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
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乃寃心內典深悔前事自謂
得其旨歟天下士未窺藩籬而妄自排議者後來從
事學問未必無張相之悔

文苑英華卷四



程